倭變事略

明倭寇始末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倭變事略

采九德撰

本館據鹽邑志林
本影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采常吉倭變事略序

國家德敷九有光被海隅百八十餘禩以來恬如一日人不知兵久矣自嘉靖癸丑歲倭夷騷動閩浙蘇松之境中患我邑數載勿靖幸而漸就殲滅然東南罷敝極矣余世居海濱目擊時變追惟往昔四郊廬舍鞠爲煨燼千隊貔貅空填溝壑既傷無辜之軀命復沒有生之脂膏聞者興憐見者隕涕矧余本支世胄盡忠效死叨蔭　國恩余也能無記述示子姓俾識時艱以善繼前人之志乎爰攷其顛末於左旹

嘉靖三十七年歲次戊午十二月鹽官采九德識

采常吉倭變事略卷一　鹽邑志林第四十八集

明黃岡樊維城彙編　友人姚士麟訂閱

鄭端鳳　劉祖鎮

孫采重熙較梓

嘉靖三十二年癸丑夏四月二日一海船長八九丈餘泊鹽邑演武場北新塘觜約賊六十餘皆髡頭鳥音有鎗刀弓矢而無火器時備倭把總指揮王應麟率本衛驍兵數百而出賊見我兵不敢動王遣陸路指揮王彥忠率軍百餘至船詢所以來

而譯言莫通惟以小木櫃置書其中曰吾日本人也來自吾地以失舵願假糧食修吾舵即返幸無吾逼逼則我爾死生未判也時承平久邑人相攜往觀嘻然莫爲虞日甫西彥忠率衆逼船倭盡起立以燕尾利鏃射數軍皆立死諸觀者始知懼奔入城遂塞門爲拒守計矣會雨夜昏黑防少懈漏四鼓賊留半在船其半登陸而遁

次日侵晨軍入胡士澄持火藥數斗奮身上船焚之火發賊突起胡遂被殺酋長有八大王者從火中奮躍膚毛盡焦獨舉二刀拂火飛斫我軍跳擲

數四而倒焚死者十餘賊生擒被傷者六賊縛置北城闉內刀瘡傷處見其痕多無血人咸異之其遁賊沿塘而北經白苧橋就民家索食由腹裏抵新行鎮所過殺傷十數人初四日官兵追及之至矮婆橋力戰是日大雨泥濘勇士茅堂手梟當先一倭諸軍咸盡力血戰良久賊以半出戰以半伏草麥林莽中戰酣伏發而茅堂舒惠敖震素稱勇敢者皆戰歿我軍死者十八人賊皆割取其首排列橋上此海上兵與倭交鋒之始也初賊執一民欲導出海口怪引入腹內殺之復執民以髮貫耳

鼻曳而行自竹林廟經平湖縣地典史喬父子率兵壯邀擊喬遇害兵士死者十七人云

賊至乍浦匿天妃宮把總王應麟率兵圍之賊以神前長旛編帆絞縴既備向軍前紿曰我等不敢與將軍戰乞退舍俟海潮至各願自投海死是爲兩全毋作刀下鬼我師輕信之而退賊持帆縴衝出掠哨船脫去

五月二日青村有賊四十二人即前賊同夥緣失風上青村海岸不知前賊船已焚於吾鹽沿海覓船不得由金家灣潛踰梁庄至白馬廟匿黃姓民

家登屋哨望壞壁開扉以防不虞指揮滿朝率乍浦軍數十人追及遂圍之賊從屋上麾白旗招賊黨出鬬朝闢弓射斃之賊窘甚用門屏蔽出入處朝逼之不虞白馬廟中更有賊突出朝腹背受敵奮勇砍殺以兵寡難支死焉時有千戶王繼隆百戶朱堂康綬俱被殺官軍死者二十人賊有善卜筮者每日侵晨卜筮爲謀畫勝算有詩題廟壁云海霧曉開合海風春復寒衰顏歡薄酒老眼傲驚瀾叢市人家近平沙客路寬明朝晴更好飛翠潑征鞍　鄭端簡公論倭奴之變多由中國不逞之

徒如衣冠失職書生不得志者投其中爲之奸細爲之鄉導觀此四十餘賊亦有能題詠者則倡亂者豈眞倭黨哉厥後徐海王直毛烈等並皆華人可信矣

賊屯白馬廟連四日不出南北沮絕無一行者協總指揮馬呈圖檄指揮采煉率澉浦驍兵三百合衛所軍千餘屯教場三晝夜不進蓋欲俟彼至而擒之謂以逸待勞計也時指揮王彥忠帥陸軍三百指揮徐行健帥湖兵四百俱屯教場承平日久軍心怠忽若霸上棘門然

初六日侵晨我軍星散至柴家埭炊飯賊分五六
夥而來服色裝束與我爲一衆以爲逃竄民也且
海霧溟濛天色似明未明不可細辨一夥自海邊
來者擊吾首一夥自裏塘來者擊吾尾從中要擊
者二三夥衆皆潰亂奔逃馬總被一鎗穿胷背死
采乘騎擊賊傷二賊賊恚甚斫其首腮喉處受數
刃而斃千百戶姜節呂鳳姚岑王相等咸被殺一
鼓手擂鼓促戰賊一鎗連鼓釘之地我軍殘者四
十餘人城上人下看教塲惟見黯黯殺氣天若爲
慘者是戰也非賊智勇亦我軍失策耳賊穴白馬

廟纔十餘里耳我軍宿教場三晝夜觀望不前銳氣消阻且軍宿教場官自宿柴家埭民家官軍散處統紀絕無蓋其時備倭把總考選指揮任之與指揮俱爲同僚非若今日受敕參戎有相臨之分以故把總不能束指揮指揮不肯下把總誰爲先鋒誰爲後殿誰爲左右前後奇正之兵誰有旗牌監督者在其陣至於三里而探五里而偵者絕無一軍訶報賊既至前猶疑爲逃竄之民迨其四面殺人自相潰敗又何尤耶

是賊既勝意氣揚揚有稱二大王者年二十餘每

戰輒揮扇用幻術惑衆獨衣紅袍騎而行至龍王祠祠即東關要處邑典史李茂率勇士四百守關賊發數矢不動李亦搴旗吶喊放砲示出戰狀賊不敢逼城遵海南行抵馬家堰就袁姓民家食執民導行自腹裏走經磡頭門歷園花塘入海寧縣界守禦所軍出擊被殺者數百餘窟赭山數日至錢塘鑿子門把總指揮陳善道奉軍門調遣提兵來禦遇害陳乃參戎萬鹿園壻也方出師日家人具餞請食陳大言曰吾滅此而後朝食一遇賊而陷於伏矣萬將軍素好施捨有少陵僧者自幼行

腳江湖諳武藝手執鐵棍以古大錢貫鐵條於中長約八九尺重約三四十斤嘗德萬公施欲爲其壻報且曰吾輩不願受中丞約束願爲公滅此賊隨集黨八十餘迎擊賊賊戰每搖白扇僧識爲蝴蝶陣乃令軍中各簪一榴花僧手撐一傘以行但作採花狀賊二大王者望見僧即若縛手然蓋以術破之也僧以鐵棍擊殺之并殺勇戰者十餘賊僧欲盡滅此賊俾無孑遺我兵從征者爭奪首級至有自相殺傷者僧怒闔其傘賊遂能應敵且四遁矣明日擄錢塘江船浮海去

是月二十日督府王公怀檄叅戎湯公克寬來守鹽湯號武河邳州衛指揮有智勇提邳兵三百人皆雄偉長大慣戰者且熟知倭情鹽人自是皆倚湯將軍矣時邳兵口糧每日人各八分重湯帥也守道潘公恩巡道姜公廷頤咸在鹽守禦城中兵衛驍兵選鋒六百縣鹽兵四百處州劉大仲所統坑兵五百召募湖州水兵四百各口糧一日五分每十日一給而酒肉犒賞守巡府縣絡繹與之是以兵士願出死力戰守焉

二十三日乍浦倭船七隻賊數百圍薄南城口索

糧食守禦指揮姚洪度湯帥必援城上佯許刻日以待因先剽掠附近村落二十五日湯帥果至賊即遁去有遠掠回者數十取民居門屏窩高公山負固獨留湯率所部邵兵三百合鹽兵約千餘公親冒矢石登山督戰殺賊四十餘以馘貫長矛凱旋入鹽東門人皆頂香盆迎湯而潘姜二公設宴邑公署中爲奏凱賀酒未三行而倭衆三十七艘至龍王塘矣

倭船三十七隻泊龍王塘如蔽天之山其帆亦如浮空之雲軍民大駭懼湯慰曰爾衆毋恐此吾責

也吾爲爾守第遵吾約毋梗毋惰而守巡二公俱微服步行城上惟湯公是依公相視城垣外石砌有凸凹可登處攜二公指示曰使石工鑿平之某民家附外城者可虞當折卸者卸之計城垛共二千有奇每垛軍一民二暨鄉紳舉監生員之家丁一每五垛督一邵兵每十垛監一甲長每窩舖城樓屯以兵民二三十人及千百戶一二員每城門一指揮一千戶一縣僚屬守之四門皆然某門有警坐某官某舖有警坐某官某垛有警坐某甲長某軍民甚得邵兵監督之力守城兵民冊籍諸衙

門各一冊或差官或親自點閘鄉士夫俱城上侍湯公守巡之側而聽命焉賊衆數千白晝攻城矢入城中如雨矢長七八尺矢長四五尺鏃之鐵者如燕尾鏃之竹者如長鎗城外隔河而射中城內屋釘瓦入椽而沒鏃矢自垛隙中入者傷死十餘人湯公開弓射殺數賊邳兵亦射數賊俱無虛矢鳥銃擊數賊皆立倒賊雖衆咸喪膽矣是日自午攻城至申益急時值晦夜湯命城上舉燈火如晝梆鑼鈴鐸聲震天有頃則銃砲絡繹而發凡一門舉號則合城吶喊可聞數十里許又時時以繩懸

木運行埰外慮賊登堞而上者是夕猶有賊蟻附北城二三處俱及埰將入推墮城下而死是時以三十七艘數千餘倭攻圍鹽邑數重若釜魚穽兎矣不有湯公之拒守潘姜二公之協謀億萬生靈又安賴以存也

時鹽與平湖俱中倭患銓部乃選癸丑榜中有才名者爲二邑令壺陽鄭侯諱茂令鹽邑而平湖則漢樓劉侯諱存德同日而任二邑始有所恃鄭侯守城恩威兼濟籍其貧與富之家爲差別凡城守民貧者日給米二升夜給燭五枝夜半給餅五枚

間又給衣絮銀兩則給蓑笠富者不給米絮等止給燭與蓑笠又二人給一梆十人給一鑼梆鑼之聲日夜不息親在城上撫摩勞來間有惰而寢者即鞭撻之不貸謂人曰余每夜巡邏遶城走七匝天始辨曙壺陽守城之勤勞有如此

湯公令軍民取大石重一二百斤者置垛上謂賊來攻多負門板以防矢石俟至城下或有附垛上者推石下之可以斃賊使不敢近城垛之上又加築高二尺許有賊夜半上北城垛守者推石而下賊遂墮於地後都閫劒崖張公鈇以大石不便推

發乃去大石而疊以碎磚慮守者倦怠而賊或登埤則碎磚易傾一加手而磚與賊俱可墜地矣二公各自爲見云

賊攻城連三夕東北二門外賊造雲梯高三四丈者數十居民乘賊出掠竊獲獻諸官守巡命縣每梯賞銀二兩賊旋造旋失以城有備雖竭力攻之無益也遂開船揚帆竟往乍浦湯登城樓躡其巔望之知其往乍也顧謂衆曰乍難支矣時把總王應麟居守會大雨王下令曰毋擊柳柝試靜聽之有頃賊遂瀰漫四入而城陷矣屠戮淫劫不勝其

慘傷哉此城誰之咎耶

直隸吳淞等處賊勢猖獗乃轉湯公守金山以松陽令西泉羅侯拱辰來鹽代守羅廣西人以教職轉令有膂力熟弓馬能擲標鎗於數十步外中賊督撫知其能檄守海鹽暇日邀師生輩教射會飲談兵嘗於座上射矢不虛發擢吾郡同知未幾擢浙僉憲

五月十八日賊數十犯平湖居民死者百餘人二十日羅率兵往勦斬首七級賊夜遁擄掠諸物棄不暇載

二十八日海寧流賊七十餘剽掠村落六月初一日羅率兵往勦先遣哨領項姓者覘虛實項率所部數十衆抵石墩遇賊而戰殺一賊餘皆奔匿尖山祠項獨追入祠極力推門入欲擒之後援不至被殺賊復出擊項兵傷十數人次日羅引兵來賊已擄船下海而去

張都閫鈇築海鹽土城用本縣里長民夫及本衛十一屯所軍餘汛軍三民七興築先濬沿城之河使深取土築附城之地高一丈五尺下視河底其深倍之城外隍內復增一藩籬土城之下下猫竹

簽鐵菱角等物賊不敢近城下鹽人以是爲張公不朽之績今於農隙時仍歲用軍民力浚隍修理無使坍塌庶無復隍之虞守土者所宜究心也

七月六日平湖流賊匿沈姓民家時金山湯公會吾鹽羅倭往勦火其廬勇士吳壽升屋逐出諸匿賊斬獲數十餘皆奔散追勦連日漸次擒獲

八月十四日澉浦東關泊三倭船賊二百人自眞君堂掠至李家圩時民多逃竄村里蕭索無所掠即開洋去

九月十二日賊船十餘隻泊乍浦湯公率兵來會

吾臨參戎盧公鏜援之殺賊賊出奇兵擊我松陽葉千戶嘉興沈隊長等四人被殺兵民死者百餘人

築城上敵樓三面可望外賊朔之自壺陽也

築小東關尋廢

築南北敵臺

十月增高石城

十一月造帥府於柴家塘尋廢

十一月築平湖縣城

此上皆癸丑年事吾臨被寇者四死者約三千七

百有奇平湖乍浦各三被寇澉浦海寧各一被寇而乍浦城陷之日有避神祠屋上者潛窺賊黎明時禱於神前問許我住此城數日否不許問許我盡殺否卜又不許遂傳令止殺僅掠一日而去賊前後來寇每每遺三四賊擒送官拷詢多江南人或漳人舊爲擄去者今不欲從彼入海故逃生耳又云賊議寇吾鹽輒呼尖頭村蓋望見吾邑塔頂故有是號

倭變事略卷一　終

采常吉倭變事略卷二　鹽邑志林第四十八帙

鄭端胤

明黃岡樊維城彙編　友人姚士麟訂閱

劉祖鐘

孫采重熙較梓

三十三年甲寅春正月倭寇松江沿海地方南祥新城二鎮尤甚所獲輜重尤多

二月賊陷新城鎮直隸督府借兵於浙盧參戎丁總戎帥師往援我衞驍兵選鋒六百又四百次之嘗留守城時選鋒六百從丁總戎征勦丁諱僅號

東谷處州衛指揮有勇略其子堯時號少泉能振勵諸軍從征屢有功我軍多膽勇士器械精利以紅布纏頭嘗搗巢獲利多願從征中有柴鸞者歸語隣人曰吾隨丁帥擒賊丁留我輩六十人守船衆以爲恥諸同趨丁帥告曰吾輩願殺賊不願守船受怯名丁壯其言而遣之六十人相拜誓戒而前首衝賊鋒餘衆從之遂大勝還

初湯公在鹽時有家兵黃猛者膂力絕人先從公守浙東與賊戰於普陀山猛被圍數重身被數十鎗不死突出重圍賊亦知其名謹避之後在鹽有

他遣歸而城門適閉呼不得入植長竿於城下緣之而上見者駭異抱病從征猶殺六賊而死

三月倭船三隻夜泊東城外演武場人罕知者時柴家埭置柵門砍之而入銃漁人蕭憲導至城下先時城堋鄭公澹泉家已捐金立使工匠修完矣賊以憲爲紿已斬於城下余父春泉公晨起上城急取號頭吹北城上官民始知遂爭趨上城設守先是有司以木樁沮絕河道湯參戎曰未能阻賊於陸而欲阻賊於水徒使吾民避賊者無生路耳欲盡撤之自是賊掠鄉村凡舟出遇樁柵用布代

綵曳出如拔草葦然水柵亦竟無用
時賊來寇多效吾鄉民裝束又類吾軍裝束混而
無別遂致常勝盧丁二帥令軍中各銜墨塊臨陣
塗面以相別識賊始駭懼
我軍始置竹牌高五尺濶二尺五寸先鋒用之排
列於前各持腰刀向敵捱牌而進後隊皆隨牌奮
擊賊爲牌格不得肆我軍每賴之取勝
南沙賊住新城鎮盧帥圍之會夜大雨賊乘之遁
慮爲我兵所覺懸羊蹄擂鼓柵樓以愚我云
初八日流賊二百餘經乍浦教塲適處州兵四百

新調至飢憊應敵遂損其半次日賊經吾鹽守巡收餘兵入城以守賊踰鹽自磧頭門執鄉民導抵袁花鎮剽掠劫農船欲入太湖未幾聞官兵追逼乃盡殺操舟人憤其載入死地也自是遇人即砍殺死者無算盧丁追及之恐賊伏田麥中命人先叉之賊以擄民爲先鋒使敵我兵而自脫去處兵有劉大仲一枝衝鋒劉驍勇連戰皆勝斬獲過半餘黨流入硤石鎮歷長安臨平諸鎮至餘杭去惟此賊深入內地殺掠甚慘數百里內人皆竄亡困苦極矣

四月五日有雙桅大船一隻泊教場東時盧丁在南沙賊止一船鹽人易之須臾登岸自焚其舟魚貫而上至龍王塘數之五百六十六人吹螺整隊逕城外揚旗來攻城上戒嚴遂焚小東關及民房百餘家轉掠西門吾鹽惟西市民稠貨集縱火焚劫煙焰燭天是夜攻城用長竿掠城石以雲梯攻北門軍民協力拒守不得入翌日賊居鍾孫二宦家鍾爲西皐太守孫爲白峯學博孫出避遇賊欲加害僕以身蔽主哀言乞代延頸迎刃賊義之釋主而去自被倭以來惟是倭焚掠吾鹽爲甚鄭公

壺陽使人促盧丁二帥一日而四五徵之且言二公本浙帥守浙門戶何貪功外境而不顧門庭之寇若此也二公日夜兼行至鹽不遑暇食逶城外即抵瑭城而日暮矣盧宿嶽商舍一漳兵竊銀梧盧命斬於橋以狥士卒皆不悅軍中有漳兵遂怨盧乃陰與賊通令先設伏臨陣佯潰且助賊擊殺兵至孟家堰夾河而戰賊誘我軍入伏內四面攻殺掌印指揮李元律處州薛千戶及千總劉大仲皆力戰死之盧有馬能渡水一家丁控馬盧附馬而渡獲免至澉浦而入丁亦從之李有文武才先

入邑庠屢試棘闈及官祖職即中壬子武舉第一人竟死於難不負所學矣大仲者處人最驍勇統坑兵五百來吾鹽多建戰功凡戰令部卒各帶石塊數十倭兵接刃令兩旁窘以石塊擊賊而中間皆以短兵對敵賊知交兵不虞亂石擊面率以此取勝凡客兵食吾土者惟劉兵不愧至是死之莫不痛悼春秋血食宜矣議者謂孟家堰之役非戰之罪由漳兵賣已緣倭黨中多有漳人故也是役官兵戰溺死者總計一千四百七十五人巡道帶川劉公燾郡倭唐岩劉公慤命有司備棺載至戰

塲驗其傷前者殮之傷後及溺者鄉給事錢海石捐田爲義塚瘞之邑令備牲醴爲文祭焉

此賊既勝由海鹽官塘直犯嘉興所過皆以火爲號午間至錢給舍宅就食殺農人三四申後抵郡先是劉郡侯聞報卽令拆去附城民房恐緩不及事悉命火之賊至宣公橋官民出禦令兵民先登屋伏脊聚瓦石於屋上俟賊至街左右擲之兵半匿市肆間門闥皆半掩把守俟賊至擊刺之多奇中俄而剽悍百餘賊舞刀直突南街伏脊兵俯瞰而下急閉柵門上下夾擊在上者擲瓦如雨在下

者於戶隙中發矢石賊奔柵楞侯出如羊觸藩不能脫兩街兵出巷戰攢殺數賊十餘皆望風奔遁俗呼爲烏鴉竹節陣謂瓦飛如烏鴉柵絕如竹節也官兵鼓譟而追直抵落絳舖賊有失羣者匿義塚棺中越數日搜獲斬之是晚由故道抵曹王廟宿焉明日復至海鹽過西門大柵橋沿烏坦塘歷八字橋宿陳家村明日出塘經馬家堰入姜家殺伯姪五人一姪孩提宿牀上殺之取血漬酒飲之又明日掠宋亭村登秦駐山殺牛饗士又明日沿海塘經澉浦歷談家嶺窟黃灣

十一日松江流賊數百自唐行掠舟犯嘉善縣燬民居劫庫藏進犯嘉興癸發雙溪橋適狼兵至郡郡侯令賫餉犒兵狼兵即擊賊一兵甫薙冠獨奮身衝鋒連殺七賊兵衆乘勝追擊斬獲數十賊皆披靡棄舟走自官塘奔抵石佛寺殺鄉官侍御金燦號豐村者時年七十餘遂宿其家

十二日賊自松江來者二百十七人經新行午後又有一百六十人來咸宿東塘橋村明日由腹地走金山入柘林窟焉越數日黃灣賊千餘掠袁花鎮焚劫甚慘徙商木及民居門屏築疊石墩掠二

哨船招集其黨爲過洋計時掠未滿意又南抵海寧攻城不能破燬劫塔下徐家西自表花歷黃岡麥墩西北抵硤石硤石聚而出禦民稠市窄不得入遂至小墅抵九都歷紫雲村角里堰談家嶺抵澉浦所過數十里無人煙海寧大姓多罹其害廟灣周氏有二庠生執之令負擔不勝釘手足於樹殺之抵朱家柵宿其家守港門賊用布漬油裹長竿燃之徹夜如晝隨處掠劫人口男則導行戰則令先驅婦人晝則繰繭夜則聚而淫之是時各地有警不相援救棄其鄉民惟守城郭如螺閉龜伏

不敢出老幼水載陸奔驚恐萬狀良可悲也
十九日中丞公始調兵分屯表花等鎮要路
二十三日賊掠糠篩橋而歸道出靈泉山時省城
周都閫及指揮徐行健率兵兩路追賊周自山南
而下徐自山北而合徐失期周兵行至菩提寺前
陣如半月形賊望見齊呼爲牛角陣以術魘之周
墜馬被殺兵亡過半
五月四日晡時賊船二隻犯秦駐山掠入音樂墩
抵東洋橋時民多竄避無所得即開洋去盧參戎
率海船以火器破其一艘傷賊數人而死餘復登

岸計九十三人赴石墩賊壘求託焉石墩賊不納流於崇德轉匿積慶寺復次王江涇即遣狼兵出勦購以七百金獲而磔之

初六日賊船一隻泊麥庄涇掠附塘數家移時去十一日石墩賊攻澉浦城取民家門蔽身以登城幾陷鹽典史李茂率兵飛石擊殺數賊賊解去李放佛狼機誤傷幾墮幸城陴口隘得免賊回壘不得志殺男婦千餘以泄怒見者悲痛

十三日八槳船二隻渡賊三十六人爲哨船追逼於藍田舖上岸抵朱家橋就計家橋炊食宿塘内

陳姓家明日由官塘將犯嘉興抵石塘灣郡遣守
兵出禦適吾鹽丁總戎率驍兵千人追之郡兵望
見疑爲賊黨郡兵返賊伏麻田截郡兵百餘殺之
賊夜遁焦山門綿花店中有宗姓大家率數商出
禦一商先刃三賊後援不至死之明日郡侯懸數
百金購狼兵追至松江泖橋不及而還本日又有
金山流賊十七人劫農船載出平湖嚴州朱百戶
率兵追次九里亭爲賊矢傷進至新豐鎮朱戰沒
郡遣狼兵勦滅之
十五日石墩賊復爲攻澉浦狀明日亦如之越二

日之夜携所掠輜重四船開洋行次白塔山兵船百餘追擊時海方吐月然水氣溟濛方苦賊船之難辨也俄而見一船用門屏捍身併力舉棹匆翼二船因而知其爲賊遂以發煩破其船殺溺凡三百四十級明日海濱獲浮板托命者又三十一人及白塔山下傷病不能浮海者悉就勦焉總計四百有奇獨一船竄去追不逮而止此黨賊留居吾土凡四旬有三日殺害數千人蕩民產數萬家至此始蕩滅云　愚按石敬一夥流賊最甚天禍此虜使得船兵勦獲獻功亦彼蒼好還之報因是而

知我兵船擒海賊本易爲力況有火藥諸器長技可施昔本兵虞坡楊公博上疏云防倭之法防海島者爲上防港門者爲次守城郭者爲下蓋倭奴長技利於陸我兵長技利於水也歷稽往歲用師凡克捷者俱在海戰利害較然明矣昔人論防倭之功有言擊來賊僅見什之一二擊去賊者又可以獲輜重之利而因得以文其故縱之愈識者謂宜以擊來賊之賞優于追去賊之賞縱來賊之罰嚴于縱去賊之罰斯言良得之

二十一日有三十六賊自松江來匿大六滙民家

先是張參戎樂把總前後與戰皆敗
二十四日丁總戎統兵來援賊已遁去追至廣陳
不及而返
二十七日復報三十六賊匿小營盤巡檢司司有
石城賊先積石城上丁總戎命作木梯可並登十
人者凡五具次日攻城飛石如雨又命射火藥筒
百矢齊發賊不能支城遂下圍之數重刀戟森列
如蝟賊入巡司後堂自分必死先日斬戰傷者十
餘人首用門窻火煨之張參戎部下四漳兵入與
打話遂私與賊約佯爲潰走縱之出時獲一賊道

其詳丁縛四漳兵送當道驗果得賊賄斬之賊中故多漳人用漳兵勦之焉得不債事乎

六月十四日太倉劉家河寇至約千餘由官塘經崑山抵儀亭有譚姓家貯米萬石餘賊諭居民每石價四錢民往買如約由是旬日米賣盡遂犯蘇門焚掠竟日載錙重百餘舟經吳江城外湖口兵船圍之邑令出城督戰兵中鼓勇無不一當百賊乞生路一先鋒船殺十七賊獻首于令令有畏色入城闔門兵遂無戰心賊用計棄三四空筒及數衣包于水兵爭奪筒與衣包賊棄船登岸兵入船

搶物賊因遁走而南抵平望鎮矣翊日湯盧夏丁劉五帥會勦於王江涇巡檢司前勝之繼而丁總戎麾兵渡河就食賊又乘虛掩擊失數船復戰于杉青閘百步橋我師敗績夏總督遇害殺溺官兵數百人賊乘勝登北麗橋城上射死一賊退就石條街燬劫一夜焰燼亘數里焉

九月二十一日賊船一艘四十三人泊石墩就民家炊食次日經破塘關歷馬鞍山而東令三賊登高哨望見草蕩官兵來迺北避出三郎廟渡東洋橋適與官兵接時張參戎丁總戎父子三路出兵

丁駐大步山其子率兵合擊賊一先鋒衣紅綃金
短襖舞雙刀突前衆圍之斬其首猶能匍匐數步
我兵復斫斷其手足隨斬八賊餘皆蹈水斷其橋
據沈姓民家詈我軍官軍間從他道渡河奮擊又
殺七賊追抵馬家又殺三賊時昏黑餘賊沿海北
遁丁又追殺九賊焉時羅公帳下有晉秀才者帥
勇健四十餘馳馬北追爲賊襲殺
時嘉興屢被警督撫議築外城費不動官銀數日
募郡人得數萬金已而中止
十月初八日石墩泊一大船賊百餘詭言兵船打

水使居人不疑暮則四掠矣至十一日開洋遇兵船復登岸十四日丁總戎僅與徐揮使行健率兵往勦丁斬八賊徐殺五賊明日兵船生擒二賊餘黨復開洋追抵菜子山火器破其船斬獲約八十餘生擒十三賊赴官司訊問言如鳥語莫能辨也二十五日沙上賊數千來寇總六十八號每號約六七十人執白旗吹螺整隊而來分八九路是日一犯平湖一犯我十六都一犯新行鎮一犯嘉興諸鄉村其在新行者蔓延十數里燬掠三日執民載輜重二十七船還沙口守巢者出迎相慶以爲

出掠無事且得利云十六都賊歷平湖抵嘉善入嘉興載輜重百餘船北抵王江涇出南潯掠皂林烏鎮雙林等市

初有司伐樹木阻塞河道以爲擒賊計而舟楫難通避賊之民反以爲礙其沿海窮民又黃夜冒倭狀劫掠海寇未除土賊繼作矣

時平湖築城至是畢工嘉善崇德桐鄉咸築城是時客兵數千守吾鹽每日給餉五分其乍浦平湖守兵費亦如之師旅徵發額外增稅每田一畝出兵餉至一分三釐沿海之民膏血爲之罄盡

倭變事略卷之二終

采常吉倭變事略卷三　鹽邑志林第四十八帙

鄭端胤

明黃岡樊維城彙編　友人姚士麟訂閱

劉祖鐘

孫采重熙較梓

三十四年乙卯春正月朔賊數千乘歲除地方無備出沙口焚掠而行海中徹夜火光城上人無不見之初二日至吾鹽一賊從馬路口踰河跨土城而坐手旗招黨賊攻城城上兵擲一磚中其首而仆遁去復手旗麾衆退整隊伍而南行有乘騎者

有乘輿者皆衣紅衣其酋長也自辰至午行始絕賊中有舊掠袁花鎮祝婦者賊首葉麻擄獲之從賊過南關見我關上有兵婦按轡行與賊語賊若受其約來者遂抵破塘關是夜諸賊分宿茶院角里堰約七八里間民家歲時酒餚賊縱飲食之無一兵敢出城外探勦者自癸丑年來以數十賊行海瀕千里之地殺官兵無算今賊蓋幾萬矣孰敢有攖其鋒者宜乎斂跡固守以爲得策也

初三日有避寇村婦數百襁負幼小齊渡西浦橋值天雨橋滑皆棄兒匍匐以渡河畔積孩屍甚多

悲號震野賊掠出袁花鎮載輜重由黃道湖抵硤石有先鋒六騎按劒把截硤石口硤鎮值年節男女皆酣飲婦皆粧飾不虞寇至燹忽四發煙塵蔽天經三宿燼猶未熄死水火者無算遂西犯崇德崇德因初築城未就初九日攻陷之執一儒學官一縣尉咸殺之縣尹惶懼急踰城出折臂傷足而扶避村落民家賊所寶在絲綿入葉序班家見絲綿庫廣踊跳而喜獲鄉官太守姚汝舟劫其家衆用千金贖還姚既脫虎口憤怨官兵逗遛不進赴軍門控訴始督兵進勦二十三日先鋒丁總戎駐兵

方炊會大風起賊冒吾民服色至軍前詭曰寇至矣兵方卸甲置器待食卽錯愕而視賊伏起掩擊我師大潰覆千餘人由是賊勢益振掠入雙林出南潯湖兵熟於水戰邀擊頗勝賊棄輜重二十餘舟復抵杉青次日嘉興兵與賊戰止獲四賊而喪師三千沒官十二員賊得勝復還柘林

二月初八日有調來客兵一枝吹牛角聲爲號沿海北來抵吾鹽呼於北城門外守者疑而不納有頃統兵官至遞牌入始知爲山東兵官既入城兵散處城外掠姦索食不減於賊民恨無訴後遣戰

於嘉興蠢懦無比臨陣逋逃徒糜兵費爲吾郡蠹
二十日柘林賊犯平湖置長梯攻城城上卸大石
擊殺數賊因散去
三月十二日廣西田州瓦氏兵暨白都閩湯盧二
總戎羅任二兵憲丁樂二總戎諸兵入城以吾鹽
爲吉方往鎮一帶沿海要地兵號二十四萬屯金
山搗賊巢賊聞之懼退保柘林堅壁不敢出瓦氏
土司岑彭妾也以婦人將兵頗有紀律秋毫無犯
四月初八日諸帥揚兵出哨遇賊擊殺九賊而覆
兵三百明日瓦氏姪恃勇獨哨賊復掩擊瓦姪殺

六賊而入馬俱斃瓦氏來海上銳欲建功數請出戰諸將集議軍門輒以固守爲上策多觀望不進至是其姪戰死之瓦氏遂鬱鬱不得志而思歸焉是時我軍大會勦哨兵兩戰不利賊復鼓氣攻侵我軍運餉薪魚鴈至張堰掠去二十六舟獲糧二千餘石軍門復移文各縣備乾糧及役夫往金山刈麥以便擒賊十七日發刈麥夫二百名及黏米二十石麪二百斤送金山

二十一日賊分一枝約二三千南來金山白都司率兵迎擊白被圍數重瓦氏奮身獨援縱馬衝擊

破重圍白乃得脫

二十三日賊自金山戰後歷乍浦次吾鹽至磧頭門聞澉浦火砲連聲不絕復轉由吾鹽城西官塘抵嶼城夜散處南次於鄭墳北次於鄔家村明日炊後唱名起行一賊憤病自刎油坊中又明日吾鹽發兵北追郡城遣兵南禦前後夾擊斬獲數百級二十八日賊餘黨奔蘇門次寶帶橋西北小堰有司聞報先期決去堰埂至是雨潦水湧不能渡復自故道轉窟王江涇次日盧湯任諸兵會勦軍門命丁總戎衝鋒令牌至丁父子率兵啓行遇賊

一家兵奮勇執牌而前兵衆從之冒刃力戰前兵方銳後陣乘之須臾賊戈甲棄地四潰而逃多伏地受刃或踣而乞哀者斬獲二千餘級獻捷軍門沒兵亦幾千餘人是爲王江涇大捷云乃總督胡梅林公籌略功也

五月初三日殘寇約三百餘奔還柘林由腹裏經烏木橋有傷不能行者用民家楝兩人舁之逸十四賊匿彭道亭初四日報縣遣兵勦之一賊出哨亭外我兵攢鎗刺之賊斫一刀十數鎗齊折兵皆徒手而奔一處兵勇敢能戰突往抱持一賊其黨

奮援傷死至晚賊就擒

初五日報金山瓦氏兵勦殘賊一百五十有奇則知歸巢者無幾矣初十日柘林賊空壘而出南圍金山城大索瓦氏緣前戰解白都司圍知其驍勇故欲劫其衆也

十一日鎮江賊五六千北沙賊五千合犯蘇門燬掠數日用餅船渡太湖據洞庭山軍門移文各地戒嚴十八日連報北來賊萬餘蔓延在道二十二日次八團圩經吾鹽南抵礪頭門西犯袁花鎮徙商木結寨示久屯狀二十三日又一黨約千餘在

八團圩二十四日經吾鹽次音樂墩夜雨散處三四里間殺傷十數人二十五日我水兵船次三官堂橋火砲聲不絕賊聞之遂吹號啓行西入袁花鎮黨

二十六日暮抵長安鎮鎮爲四方通衢其市民未四鼓卽啓門張燈以待上下河所到客船賊與漳人及所擄民佯就店家買飯飯畢遂分入客店擊殺鎮民騷動出避傷者死者塞途樂土一旦丘墟矣

二十八日寇省城犯湖州市大肆燬掠東自江口

至西興壩西自樓下至北新關一望赭然殺人無算城邊流血數十里河內積貨滿千船斯時也雖有鎮兵在省倉皇無措惟觀望而已

六月初六日會大風晚益急火益熾煙焰入城守者不能立城幾陷初七日賊掠官船冒爲夫皂等誑言軍門往嘉興擊鼓開船一路調守港水兵船來迎至落瓜橋先有伏賊在村船中賊數十登岸舉旗伏發截殺水兵二百餘人賊乘勝掠練市及水路所由諸鎮乃出平望將掠蘇州見吳江截樹橫水聞吳江兵素諳水戰棄錨重數十船而復南

至十七日經嘉興先是軍門會議痛恨茲賊猖獗敢犯省城務在必擒命有司壩絕各處河路止留一水道爲必由路相地利以爲戰場鋪門屏以習水戰至是北麗橋亦鋪木排竹筏兵劄水際報寇至總督張公經怒曰如此防守却無了日出掛甲督戰侍御胡公宗憲親自驅兵水陸竝進斬獲數十前兵忽覆後兵皆溺胡公亦在溺中僅露其髮有勇士沈坤錢燦急援出棹小舟濟去坤郡人燦硤人燦犯法繫獄有舉其能軍門釋罪編於行伍郡侯劉公出視戰所命解尸牌合六雜擔赴府查

戮

十八日賊舟入魏塘十九日歷嘉善盤據張涇滙

二十四日　朝命以討罪無功逮張總督經李都憲天寵湯參戎克寬去

是時阮公鶚督學兩浙令諸生習武既而賊犯省城輒詣軍門指畫兵機親自監門以防奸細未幾擢浙福巡撫侍御胡公宗憲擢浙直福建總督

初台州有徐千斤者負勇力擾民閭前督學公收之學宮與之衣巾使肄業粗知文且食公餼俾其知所自重後督學者秉公衡文停其廩徐入市遇纔廩者逆指拍其肩戲曰汝奪吾廩耶其人爲顰蹙狀歸解衣視血凝如瘢瘡踰月不散是秋復送考官事諸生假坐染坊坊人嗔之

徐怒擲二礮石於街旁人是以稱徐千斤云爭求識面又嘗偕友買舟渡江與其值頗廉舟人強索促伯登岸徐獨橫卧舟中以肩足著力舟刺刺有聲舟人恐乞哀而止其有力大率如此文不足稱也阮公以用武之時特加晒睞後薦用於邊不知所終

七月初三日瓦氏兵回田州

是月錢塘江有一船渡賊六十餘賊遇鄉官侍御錢鯨送家衆抵家殺侍御併家衆復登岸由腹地歷徽州直抵南京各路官兵迎擊不克陣亾武職凡三十餘員兵死以萬計轉至無錫望亭官河見糧船趨之復燬數隻乃奔虎丘而盤據焉適趙通政文華奉　命祭海神過蘇州命兵勦之圍賊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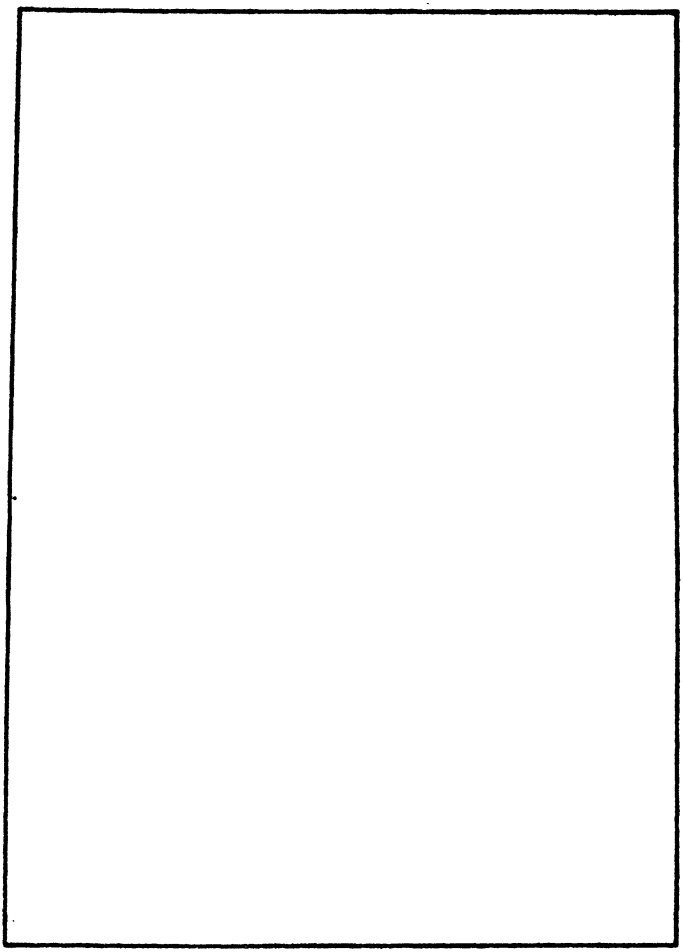
祠中懸千金以購壯士有一家兵獨踰垣入窺見祠中一賊獨坐須臾起如厠乃一鎗中之而斃其黨駭亂兵衆奮擊盡殲之

九月初四日金山海口雙桅一艘賊數百初五日五桅八艘賊數千先後登犯屯柘林軍門調主客兵號二十萬進金山討之十三日白都司及姚指揮洪等率兵進薄陶宅與賊戰先鋒刃三賊又以銃擊殺數十賊賊勢稍弱俄一賊長七八尺突前衝擊我師敗績姚死之將官遇害二十餘人兵千餘人

十一月二十日賊六十人自大步門登岸指揮徐行健率兵出賊登山以待徐自間道登山襲之賊下山而北避破塘關復抵金水堰匿民家即火其廬徐駐師南山巔望其出而進擊之會縣遣巡捕官兵至賊亂行隴麥間直奔西南去官兵追抵橫涇而暮賊匿張姓民家時澈兵隔水圍其南縣兵遶屋圍其後須臾一賊嗔目咬牙作叱咤聲舉刀對斫火噴星流著地舞來衆兵攢刺中十數鎗尚能跳起四五尺餘賊闔門以避縣兵踰垣而入賊罔敢對敵有潛榻下者有避樓中者有羅拜乞生

者官兵遇即殺之凡四十九顆逸十四賊夜匿秦山之阿二十二日徐兵搜山悉擒斬之

倭變事略卷三終



采常吉倭變事略卷四　鹽邑志林第四十八帙

明黃岡樊維城彙編　友人姚士麟訂閱

鄭端胤

劉祖鍾

孫采重熙較梓

三十五年丙辰正月沙上賊屢犯沙口擄男婦巢中索贖始還二十一日尚都司等率兵薄其巢與戰敗績陣歿官十六員兵千餘

二月二十九日總督胡公巡歷鹽邑及海寧平湖澉乍沿海諸地練將卒閱城濠稽查糧餉逾月乃

還

時勇士錢燦作亂燦恃援救胡公功肆惡劫掠無憚有桐鄉生員胡鶴齡者與燦善同蓄異謀謀泄桐鄉金令聞之學道畢公公在海寧歲試未竣即託疾居桐鄉觀變至是燦不自安遂斬公差及巳妻子夜匿海寧許秀才家索之急次日與其黨蔡又起事破村脅衆數百人裂裳爲旗揭竿爲戈以逞官兵追勦遁入太湖後聞入海寇黨莫知其竟胡許死於獄

三月初四日諜報海洋賊船大至南北相望不絕

海船兵官燕千戶遇戰被歿軍門發廣兵一千二百戍鹽

二十三日賊船泊金山海口桅檣一望如密竹明日沙賊出巢南次金山

二十六日水陸賊合衆約萬餘分寇各地時賊首徐海葉麻覘知嘉杭兵調松江搗巢各地無兵可恃故也海率衆先圍乍浦壞民室爲臺高於城置薪臺上覆以青麥縱火焚之煙噴入城守卒不能立城幾陷兵憲劉公躬督男婦運石擲下賊稍不敢近旬日外援不至用健卒善水者伏水從間道

馳赴軍門請援兵軍門擇四月四日出兵往援竟愆期幸賊自退

軍門以海寇居島出沒無常莫得虛實有生員蔣洲者犯法拘獄釋而遣之又以陳可願蔡時宜潘一儒等爲輔行蔣以徽人王直爲海中雄先抵其所說令內附直遣養子毛海峯與蔣偕至諸酋所蔣喻以禍福誘之降奏請官職賊有洪東岡黃侃者相與期之蔣還報道出吳淞又往說沙賊陳東等胡公曰兵法代謀爲上角力爲下遂鎮節嘉興圖之而賊從嘉善來前驅直逼郡城衆懼甚胡公

取酒百餘罌投以毒載之兩舟選卒之有膽而慧者衣冠坐舟上作餉軍狀載向賊所遇賊即棄舟走賊信不疑取飲之多死適保靖宣慰彭蓋臣領土兵數千至胡公使人傳語曰賊善伏且知分合我兵嘗爲所誘宜分奇正左右翼擊之彭不聽乘銳直前果遇伏墮賊計挫於石塘灣胡公親詣軍營撫勉之仍指畫地形教之曰汝宜分道而伏賊至前鋒迎敵佯敗走俟其過伏盡起夾擊蔑不勝矣彭如其策賊果大潰北走平望

四月初六日賊衆至吾鹽北王橋指揮徐行健率

兵迎戰隔河而陣以鳥銃擊殺十餘賊既而伏賊四起前後夾攻徐力戰死之兵覆百餘人

初七日經吾鹽抵磧頭門是日白都司統省兵由海寧來至角里堰聞賊在前麾兵避之

初八日海寧兵與賊遇於西崦倉蔡尉遇害兵沒其半時賊蔓延數十里一屯硤石一屯袁花所歷地必掠所掠地必焚相望若舉燧然十四日硤賊執民導至富家徧掠硤賊據惠力寺山頂懸大白旗爲號出掠則揚旗歸巢則偃之所掠蠶繭令婦女在寺繰絲裸形戲辱之狀慘不可言

十八日賊掠皂林
十九日賊掠烏鎮
二十日河朔兵有將軍宗禮裨將霍貫道調守嘉興遇賊戰於皂林各有斬獲賊敗去二十一日賊登樹而望見宗等孤軍陷於水濱且無他援即縱兵掩擊之師敗二將死焉
軍門阮公聞河朔兵敗自崇德進保郡城二十二日至皂林與賊舟相遇賊遣二三擄民冒耆民出迎以弛軍門之備耆民登舟密語之故阮錯愕單舸走入桐鄉避之令水兵出戰不利賊乘勝圍桐

鄉城

二十三日賊以阮在桐鄉期必取之多爲攻城具乘一舟於水又覆一舟於舟上而匿賊於舟中直抵城邊急攻水門守卒以巨石破其舟賊中而斃遂不敢近

明日賊又取木爲架高於城秤一巨木懸於中復聯屬其木長數十丈下用車輪推而附於城以撞擊之城幾破邑令金公令絞綿綵爲圈懸於城之著木處俟撞至即收縛秤起而斷之

又明日賊又以大舟乘於水架小樓於舟上高踰

於城外攢以木中懸以梯賊升梯上挽舟以抵於城且擊且入時有犁頭村人善爲鑄釜者急取鐵鎔汁俟樓近輒潑下著木木焚賊多斃

又明日賊昇銅將軍一架來守卒望見之卽先以佛狠機待之賊未發而我已先擊之如雷震矣賊退避又以雲梯望高樓之類百計攻城不能下金邑令以瓦礫數十擔於城上至昏黑時傾城下賊聞其聲疑城圮十數賊爭至城墻遂卸城上巨石擊殺數賊餘駭懼不敢近賊自是寢攻城之念專意出掠以故阮公得越城夜去

初阮公被圍日夜望援兵不至乃募一卒厚賞之伏兵而出遺書於總督胡公曰賊圍城已二十日初七日始接手教弟非敢於輕率使當時左顧右盼遲到一刻今無桐鄉矣錢燦諸賊引而據爲巢穴弟恐兩浙不能高枕而卧也弟之來桐鄉亟亟爲生民之計耳至於宗禮霍貫道原奉兄調去嘉興適與賊遇一戰而死此亦分之所宜非弟之力所能調也朝廷遣將本爲搗巢今巢賊犯浙月餘大兵按而不舉弟實未解昨南門東門賊鞏洪東岡係漳人黃侃係浙人兄舊年今年曾令蔣洲蔡時宜潘一儒呼他來通貢再不加兵今又朱朝鳳等入杭吾兄再講前事當此危急而不加兵甚與賊言相合若果如此禍福且不論又是宋家和議弟死不敢與也弟之輕躁不過去官不救桐鄉之難又干滅族之誅且晝夜攻城半月不解其使來者本非有求貢之意不過緩官兵之追以困桐鄉耳今兄將浙江巡撫衙門原募義兵原選正兵俱付與弟則今日之危不悔矣舊年滅賊即此兵也何今遽謂之弱乎而不與旗牌關防並交代耶

且處兵不過三千乃乍浦久困暫甦之卒耳今調二千浙東以解餘姚之危調一千崇德以阻犯杭之路至於水兵不能隨戰兄所知也此外更無兵矣昨桐鄉外堋敵臺內堋城墻而賊人雲梯雲樓望高臺銅將軍凡自古攻城之法無不備矣兄何忍棄弟至此不以憂國家爲念保城池爲心而反以宗家好兵爲詞恐非豪傑本心也禍福自有天命不當推避如此心在社稷不暇他顧冗中布恍不忍終默

五月十九日桐鄉賊半引劄崇德西

二十二日賊解圍東行留桐鄉凡二十九日掠殘鄉市村鎮凡數十里輜重千餘舟

二十三日賊經嘉禾舟相屬二十餘里二十四日遇湖兵戰而不勝棄數十舟蓋飽欲得志之時惟

營歸計無心鬬格故也

二十六日賊復由故道抵硤石分三路行南入袁花北入王店東入吾鹽時諸將有欲扼其歸路者軍門會議兵寡賊衆與其浪戰傷兵雖勝猶負不若離間其黨以計擒之爲得於是遣蔣洲蔡時宜朱尚禮等偕行復申前約且曰願歸者聽資之以舟願降者畱封之以職於是諸賊掠輜貨多陸行則人不能任水行則海不能渡計正坐窘蔣等說適慰其欲然賊亦非愚而墮吾計不過佯假連和之路以遂營歸之心非得已也蔣還始知賊茜徐

海一黨也洪東岡黃侃自海至又一黨也陳東葉麻吳四自沙來又一黨也葉陳窟沙久思歸不能渡海從說獨深六酋中徐海爲霸且主盟焉徐少爲僧有九金錢卜事甚中以故見推於衆

六月初二日賊遣使來報如約入吾鹽南門有司勞以酒食送之軍門初三日復遣使温約促備舟初七日葉麻遣百餘賊駕六舟至袁花取祝婦婦杭人有姿色初葉犯袁花劫以爲妻居沙久一日思鄉流涕葉憐而遣歸至是得蔣說六酋晝夜爲計會飲徐酒酣謂葉曰兄嫂幾何曰無徐曰聞有

一祝氏何曰無曰去矣徐又曰佳人不易得汝棄吾當取之葉怒曰聞汝六七妻妾肯與人否徐亦怒二酋交惡自是有隙然徐善謀而葉尚勇徐憚葉佯笑而解葉恐其眞取故有是遣六舟在道劫財殺人初八日既取祝婦歸由道塘入常姓民家索飯掠財婦以爲言賊稍止次尚胥橋壺陽鄭侯以欽取往郡辭官適遇賊幸遇兵船濟之得免婦至巢其黨稱賀者累日

十一日賊獻錢燦首級於軍門燦入賊黨至是賊使至因索之賊乃斬他人首冒爲燦首來獻致修

好之意

十三日軍門聞徐海生子彌月遣鑷工樂人賫花紅酒禮賀之明日海遣使來謝蓋連和之始互相愚弄云

十七日賊遣使各縣促船限是月二十五日泊乍浦

時諸賊與軍門通好徐洪二酋欲封葉陳諸酋欲歸歸之心終始不渝獨徐機械叵測較葉等爲甚其投降取封不過託言觀變歸心未露耳胡公待五酋之禮於徐獨優徐親詣平湖城下納款兵備劉

帶川欲放賊入二十一日城中士宦慮賊入城為變與劉公議左咸以鐵鍊自鎖其頸走索劉公同赴京奏辯謂其與賊交通也是日兵備家兵並騷動城中士夫大亂胡阮二公及侍御趙公在郡聞報急趨平湖解之

時徐賊降心既決見葉等將歸所積輜重較多徐欲分其所有吳四等從之獨葉不許海恨之又前醉怒有隙於是遂有殺葉心佯謝曰汝去我留固當多得潛遣親信遺書軍門以圖葉告謂其勢尚未可擒俟我假催船為由漸收其部屬而後及其

主又云我遣人與之共事彼必不疑事成當釋吾遣者軍門得書大喜報曰如約

二十五日賊期乍浦看船設浮舖南北相連十餘里

二十六日葉麻部屬同徐海部屬抵郡城催船有司宿戒守者佯不介意開關放入郡庑勞遣云船隻一時未備姑少待諸賊信之還報葉心益安然意在速歸督船之使無虐日

七月初一日各地羈收促船賊合數百吳淞亦收之徐海力也

初三日郡牧葉麻等八賊先是徐海用計動輒以
巳部在前行至是說葉親行恐其疑乃說洪等陪
行四酋偕來陳獨不與暨頭目等八賊呼於郡城
門既入有司盛筵款之酒酣託以花紅爲贈因而
縛之卽刖其大指而拘焉見軍門但曰予等悔墮
徐海計至此海不足有爲我當致其偕來同灰耳
初六日天兵入郡騎兵先至卽馳赴吾鹽明日約
十萬衆入鹽邑初　朝廷以東南海寇犯邊三十
四年勑趙通政來祭海神兼督官兵進勦還奏賊
勢巳緩勦戮將盡　天顏方喜至是北沙賊葉麻

陳東等掠裏河數十船移其輜重出海去道遇徐海等來寇戒以河船不堪浮海因糾入海島僻處議事旬日軍門聞報賊去輒進平倭疏矣不意葉陳等轉沙口南來徐海等從海口東至於是軍門復題請師謂千里之外島嶼之間情難遙度倭寇復來勢倍於前　朝廷擬遣將發兵適吾鹽生員徐藻父爲鉛山教諭避寇次外抱恨抵京乞師勦賊疏入內閣義之召見焉蓋五月六日也明日　朝廷特遣工部侍郎沈公良才視師南勦將行徐藻以趙通政客歲有祭海督勦之行乃疏請以趙

易沈　朝廷從之乃改勑趙南行隨調京營神鎗手三千名涿州鐵棍手六千名保定箭手三千名遼東義勇衛虎頭鎗手三千名河間府義尖兒手三千名德州兵備道民兵三千名已上雄兵六枝咸從德州上船由運河而來臨清曹濮二道團操快手兵三千名亦由運河而下河南夏時統領毛葫蘆兵三千名河南睢陳兵備道團操馬軍三千名漢中府礦徒三千名已上雄兵六枝由汴河下船而來定保二司兵三萬容美等司兵一萬由陸路進發合各地主客兵共二十萬時諸百執事統

兵衆遊等官運給兵餉紀錄軍功中書郎署及轅門幕客中軍衆謀不知凡幾而趙公奉　命既至會同總督胡公巡撫阮公咸駐節於鹽軍聲大振諸賊聞之惶怖憂懣徐海雖降復營歸計而欲封之念澹然矣

初九日徐海遣老倭賫木匣抵吾鹽教場守卒報兵備道同羅中書出老倭叩頭進匣啓之乃獻一刀勞以酒食紗幣隨送軍門

十四日郡收陳東等十三賊初軍門既收葉麻令其爲書招東東與其黨十三賊抵嘉興并收之又

嘗令葉爲書與東使陰謀殺徐乃不遺東而故示徐由是徐海益感軍門不忍倍德

是日揭示附塾居民及出兵所經由處迴避十里由是民皆震懼遠徙即不在迴避之限地方亦相率而逃匿焉

十六日徐海遣部屬二人及率各部屬八人抵吾鹽東關言事十七日抵澉城羅中書在焉招之入款以盛筵收而擒之是日吾鹽亦收六賊則知五酋部佐收之亦盡矣

十八日五酋餘黨見主佐俱擒各自爲心密營歸

計乘海口一二應官舩夜候潮至開洋風作飄覆吾鹽龍王塘賊約二百許移輜上岸羅中書欲擒諸將恐驚徐海以爲不可釋之去自是還謂徐海曰吾屬無患矣

十九日徐海取葉麻所遺金盔銀甲遣使賫送軍門勞以花幣答以轎傘因昇至巢翊日請來會議海猶豫不敢行

二十四日大兵出勦以吾鹽爲吉方既行中道止之是時軍門集諸將問計以爲征勦不如計取於是復備船隻百餘集海口以應其求移文關會海

兵船俟賊行扼其歸路云

二十七日夕徐海移輜於二十七船將率已黨以行諸黨怒曰汝陷予主何地今棄我而回耶因相格殺各損百餘

二十九日軍門出兵驅行兵至賊有去而遠者有去而尚在海口者有猶在海岸者即奮擊斬首數百顆獲其輜毀其巢是日徐海行出海口見兵船如蜂聚火砲之聲震海島懼而復回剳於梁庄

三十日天兵反郡城

八月初一日徐海入平湖城欵四公於庭先是兵

備劉公欲放賊入鄉士夫阻之至是羣公議協限是月二日進欵而海故示強梗違期先一日率其黨陣於外自與部佐數十入城諸官兵聯屬直抵各衙門盛陳兵器令賊縱觀咸有畏色及欵四公海頓首口呼天星爺死罪死罪趙尚書及二軍門慰遣之緣海欲識總督通事指之海復欵如初總督手摩其頂曰毋更作孽獨侍御趙公震怒不爲禮謂汝害我無數百姓當服何罪海俛首伏地久之若有退避之狀因開關放出軍門令擇便地居之

初四日巡海兵獲四船俘斬數百溺死甚衆次日又報海寧兵俘二十賊江南兵獲數船此皆所擒諸酋黨也

初八日徐海寓平湖沈庄遣使持書抵軍門復乞降且曰願買此宅及田三千畝爲贍永願投降不渝前盟是時海既讐諸黨縱得歸必爲襲擊欲寓吾土故掠平湖見沈屋高廠遂注意焉

十一日徐海歸計既不遂見水陸兵各處戒嚴始悟連和爲僞又悔散黨勢孤乃以計設酒會隣遍送飲券三四里間以年高者先民懼不敢往惟比

隣附居不能辭者乃赴焉是日合四十餘人人設一席殽核豐腆結鄉隣久處之盟各贈席金而散蓋誘其父兄將以貨取其子弟也十二日亦如之遠近壯夫赴席者至二三百人酒半出刀剪髮髡其首咸劫爲用

十五日平湖守備官遣人邀徐海賞月不赴十六日乍城使使至海巢海拘留之十七日軍門遣使至并斬之連和之路自此塞矣

十九日海知危在旦夕漏二鼓遣親密護送二愛姬出巢逃遁會葉麻黨深銜海夜每伺於巢側不

得出
二十日永保等兵進薄賊巢擒四賊俘軍門二十三日誘斬賊二十餘顆二十四日軍門督諸路主客兵凡二十餘枝圍徐海數重賊放發煩以銀塞煩口火發銀如星飛中人中土中水如雨鳴衆皆不能進二十五日軍門令取民家犬數百爲羣被以戎服以當煩擊復使數人持火雜於羣中驅之以入賊但擊前犬不知火已四發矣焚溺無算斬獲千餘是日徐海爲讐黨偪殺二十六日搜巢於溝渠中逐出數賊尚突出與兵鬬因而擊斃之渠

賊既除孽黨無不就擒矣

次月朔設宴百席奏凱論功行賞備銀牌旗帳等物優恤陣亡官舍軍餘除奏功加秩外恤賚有差指揮滿朝采煉等每員給銀三十兩軍舍姚鳳王來張仁智等六十九名每名給銀五兩

附胡總督奏捷疏臣胡宗憲爲恭仗　天威蕩平巨寇飛報捷音事該職會同提督軍撫都御史阮鶚勘得賊首徐海等勾引倭夷連年流毒浙直地方昨歲蒙我　皇上軫念東南重地財賦奧區特　勑侍郎趙文華祭告海神果仗玄威遂有王江涇大捷比時海雖遁去逆心未改今年復率倭賊萬餘糾同新塲賊首陳東等擁衆攻圍乍浦遂及桐鄉職因援兵未至多方用間廣布疑兵與都御史阮鶚及中書舍人羅龍文計議密遣通事邵丘山陳欽童翠峯高香

朱尚禮等入巢諜諭離間腹心使之自相疑畏
倭間襲滅復蒙　皇上軫念元黎再遣尚書趙
統領天兵來援浙直竭忠殫力振揚　天威所
至克捷先聲大振海等益加畏懼七月至嘉興
會同職與阮　等因機用計令中書羅龍文贊
畫蔡時宜于戶金丹入巢誘降離散其黨密授
北來諸將方略及乍浦城內官兵內應乘其半
渡水陸夾擊遂有乍浦之捷於八月初一日職
等　題報訖本日午時徐海率倭乞降比時職
等以餘倭未殄永保官兵未至欲養全力收功
一舉姑令其回候處分間海復擅收殺遯零倭
潛移沈家庄屯住日聽奸民煽惑謀拒自全該
尚書趙　與職等會議此賊不滅禍根不除屢
差指揮李昂王詔監生謝德行施良臣等行催
都司李經統領永順保靖二司官兵前至平湖
會集諸路主客官兵於本月二十日啓行兵備
劉燾督催官兵直抵賊巢永順宣慰使彭翼南
遊擊尹秉衡守備朱麾夏時軍其西以原任參
政孫宏輒督之保靖宣慰使彭藎臣應襲冠帶
舍人彭守忠總兵徐珏參將唐玉左灝軍其東

以兵部郎中郭仁中書羅龍文督之留守朱仁
王倫統領容美宣撫田九霄把總郭儒軍其南
以工部郎中陳茂禮督之遊擊曹克新指揮楊
永昌沈希渭陳光祖統領致仕尚寶司卿史際
水陸家兵原任都司戴冲霄朱文把總朱先百
戶沈應潮鎮撫季臣立功官羅希韓盧鉞軍其
北以副使徐洛督之參將丁僅把總樂塤統領
處兵爲奇遊以同知張文顯督之又行戶部郎
中陳惟舉參政汪柏督理糧餉僉事李如桂督
理軍器船隻知府盧孝達宋治知縣張烈千戶
曾勇督放灰瓶火砲百戶胡漢管放發煩通判
顧旻供應餽餉知府温景葵黎遵訓知縣王察
言金燕各率鄉兵把守關隘復差應襲舍人管
懋光生員沈遷徐藻祝延宣周大詔武生朱見
王彪等賫捧旗牌分投督催直隸提督都御史
張　督發參將婁宇宣撫田九霄通判韓崇福
主簿曹廷慧于總車良等水陸官兵齊進策應
職同尚書趙　提督阮　臨陣親督四面攻圍
賊負險不出至二十三日督令彭翼南設伏誘
賊擒斬倭級二十一顆至二十五日職等督令

各該官兵鼓噪齊進直搗巢穴郎中郭仁令參將唐玉兵劉進等從南卿史際家兵段天恩等從東職標下正兵從西永順長官汪相向鑾從北四面放火燒巢自寅至酉連戰數十餘合各賊大敗擒斬一千二百餘名顆焚死倭賊不計賊首徐海藏伏小溝各兵重圍達旦至二十六日辰時搜巢徐海率領倭賊數十持刀督戰當被永順把總官汪浩田有年等就陣斬首餘賊一時盡滅俱赴浙直巡按御史趙　周轉委推官方敏郭嵩何全紀驗訖職惟倭寇之性蠢如禽獸若非內逆主謀勾引豈敢連年深犯恭惟　皇上明見萬里當謂內逆不可不除職等仰體　聖心加意緝訪各逆姓名惟名山和尚今知名徐海者尤係首惡去年節曾榜示募能擒之人懸以重賞及陳東葉麻吳四王七胡四戴二董一董大王亞六各爲賊首每夥不下數千百人亦嘗出榜募人擒捕今皆仰仗　玄威神輸鬼運盡歸羅網雖瀚海浩渺夷種繁多不能保其將來然　天討所臨而勾引首逆一時盡滅則逃者有所懲創而聞者莫不震慴矣且

七月二十九日進兵八月二十五日平賊功收神速人力何至於此且適當　聖誕之期東南士民鼓舞歡呼舉手加額頌祝　萬壽皆我　皇上保愛萬民之德昭格　上玄蕩平百蠻之威遠敷滄海實非職等所能與也

九月初八日軍門斬葉麻等五酋於嘉興北教場

附錄

三十六年丁巳秋九月二十五日海商徽人王直者即汪五峯率其黨數千人泊舟於江口遣人賫疏抵軍門初軍門欲覘海寇虛實遣蔣洲陳可願等入海說直內附直果感悅如約隨遣養子毛海峯款定海關至是直自分嘗協同官兵擒賊有功

無大罪犯欲軍門代爲疏請通商因上疏云帶罪犯人

王直即汪五峯直隸徽州府歙縣民奏爲陳情報　國以靖邊疆以彈羣兇事切臣直覓利商海賣貨浙福與人同利爲　國捍邊絕無勾引黨賊侵擾事情此天地神人所共知者夫何屢立微功勝蔽不能上達反罹籍沒家產舉家竟坐無辜臣心實有不甘前此嘉靖二十九年海賊首盧七搶擄戰船直犯杭州江頭西興壩堰劫掠婦女財貨復出馬蹟山港停泊臣即擒拿賊船一十三隻殺賊千餘生擒賊黨七名被搶婦女二口解送定海衛掌印指揮李轉送巡按御門三十年大鞏賊首陳四在海官兵不能拒敵海道御門委寧波府唐通判張把總托臣勦獲得陳四等一百六十四名被擄婦女一十二口燒毀大船七隻小船二十隻解丁海道三十一年倭賊攻圍舟山所城軍民告急李海道差把總指揮張四維會臣救解殺追倭船二隻此皆赤心補報諸司俱許錄功申　奏何反誣引罪逆及於一家不惟湮沒臣功亦昧微忠多矣

連年倭賊犯邊爲浙直等處患皆賊衆所擄奸民反爲嚮導劫掠滿載致使來賊聞風倣效沓來遂成中國大患舊年四月賊船大小千餘盟誓復行深入分投捨擄幸我　朝福德格天海神默祐反風阻滯久泊食盡遂劫本國五島地方縱燒廬舍自相吞噬但其間先得渡海者已至中國地方餘黨乘風順流海上南侵琉球北掠高麗後歸聚本國薩州者尚衆此臣拊心刻骨欲捕翅上達愚衷請爲使客遊說諸國自相禁治適督察軍務侍郎趙巡撫浙福都御史胡差官蔣洲前來賫文日本各諭偶遇臣松浦備道　天恩至意臣不勝感激願得涓埃補報即欲歸國効勞暴白心事但日本雖統於一君近來君弱臣強不過徒存名號而已其國尚有六十六國互相雄長往年山口主君強力霸服諸夷凡事猶得專主舊年四月內與隣國爭奪境界隳討自刎以沿海九州十有二島俱用遍歷曉諭方得杜絕諸夷使臣到日至今已行五島松浦及馬肥前島博多等處十禁三四今年夷船殆少至矣仍恐菩薩未散之賊復迈浙直

急令養子毛海峯船送副使陳可願回國通報使得預防其馬蹟志山前港兵船更番巡哨截來今春不容省懈也臣同正使蔣洲撫諭各國事畢方回我浙直尚有餘賊臣撫諭歸島必不敢仍前故犯萬一不從即當徵兵勦滅以夷攻夷此臣之素志事猶反掌也如　皇上慈仁恩宥赦臣之罪得効犬馬微勞驅馳浙江定海外長塗等港仍如廣中事例通關納稅又使不失貢期宣諭諸島其主各爲禁制倭奴不得復爲跋扈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者也敢不捐軀報効贖萬死之罪

初軍門欲得直爲用以散海中諸酋乃執其妻子招致直來將士百計招之不來人有言王千戶者智勇多能令招之王冒爲鬻蔬人載蔬至直所直見與之語識其非種蔬者因厚禮之久而定交焉

王自是齎蔬無間日一夕直至王舟飲飲且樂忘其身之在險也王宿戒舟人陰釋其纜順流而及其岸於是軍門始得見直待以賓禮縱之歸由此直之情與軍門通矣時徐海已除直在海　上知爲釜魚智力俱困乃詔顯誅王直胡公得　旨秘而不宣夜馳至寧波圖方略密調參戎戚繼光等潛伏水陸要害而以夏正爲死間紿直曰汝欲保全家屬開市求官可不降而得之乎帶甲陳兵而稱降又誰信汝汝有大兵于此卽往見軍門敢留汝耶況死生有命當死戰亦死降亦死戰死不若

降死且萬一有生焉今　朝廷用人之際不論功罪或留汝防倭討賊乃汝轉禍爲福之秋也直偵知四面兵威甚盛終無脫計況徐海敗沒孤立無援因歎曰昔漢高謝羽鴻門當王者不死縱胡公誘我其柰我何乃復曰我部無統欲得毛烈攝之胡公知其言曰海上賊惟直機警難制其餘皆鼠子輩毋足慮諸將亦皆曰以犬易虎不可失也遂遣烈往直乃桀然詣軍門時十一月也諸司謀欲縛之胡公恐激黨生變乃陰待以禮而羈留之設供帳備使令命兩司更相宴之直每出入乘金碧

輿居諸司首無少遜避自以爲榮日縱飲青樓軍門間移之觀兵因盛陳軍容以陰懾其心

三十七年戊午正月二十五日收王直入按察司獄初直始降軍門密疏直已就擒禁錮待罪至是按察使孟公知之恐直逸去則責有所歸輒詣軍門謀縛直計定直見軍門軍門曰子與若已釋然矣但孟廉使讓若無狀似與若有隙不可不往謝直不得已往謝孟曰　朝廷有旨令予收若獄遂拘攣之直强項不屈曰吾何罪吾何罪死吾一人恐苦兩浙百姓直雖繫獄其衣食臥具擬於職官

凡玩好之物歌詠之什罔不置之左右以媒其心少有不懌醫進湯藥以調護焉

軍門以計收直黨葉碧川越旬日直黨索主不得人人自危毛烈率衆盤據舟山岑港聲言欲爲直報讐勢甚張大胡公分布諸將進薄之時賊絕塞諸道止通一徑險隘難行官兵魚貫而入行將盡賊兵自尾擊之我兵大潰死者過半

二月把總張四維兵船出哨遇賊張力戰斬賊數十時賊方期大舉以脫直省城騷動幸有此捷少阻賊氛舟山之役張功居首

三月風雨交作山水驟發溪澗湧溢賊於山之高墊處相其可隄者隄之後官兵進擊決而注之兵多漂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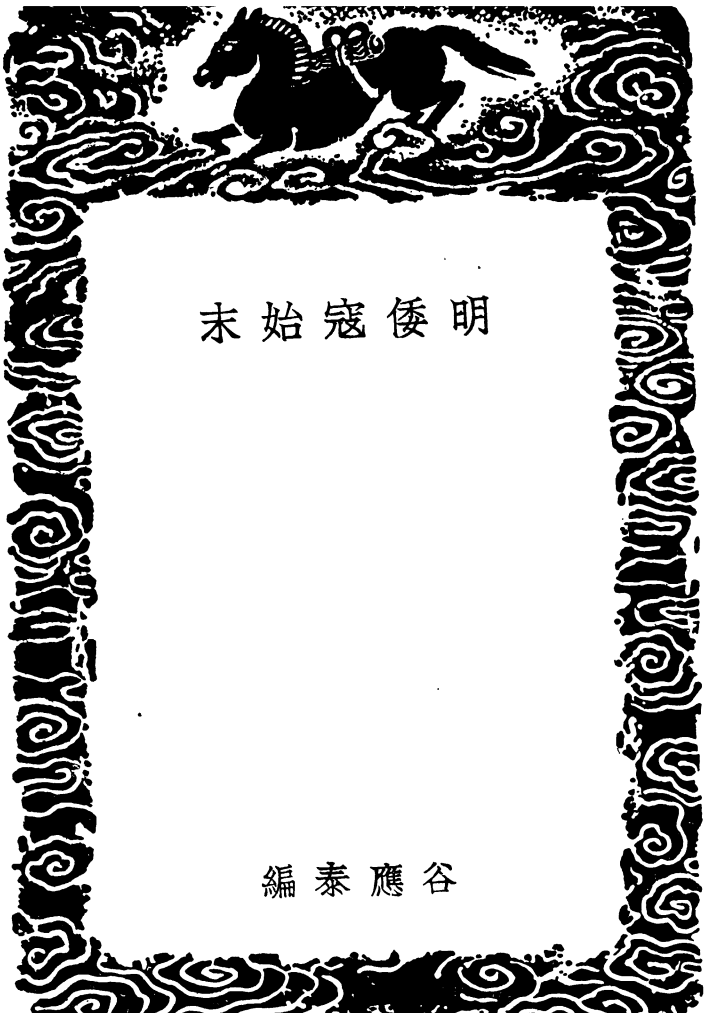
五月賊與農民襍耕於舟山山阜處磽确皆成田時有朝貢倭數十自京回軍門厚賚之令抵舟山解散直黨至則劫而用之留數月直黨有散者貢倭化踰力也

秋九月舟山賊食盡出巢大肆掠劫各地戒嚴

冬十一月舟山賊留屯久莫能脫直貢倭又促之歸乃毀巢掠舟移輜而遁聞爲颶風覆焉

三十八年己未冬十二月二十五日詔斬王直於省城官巷口直繫獄幾二年不能決軍門數請旨定奪　朝廷以東南未平許軍門便宜行事姑羈養之至是　詔下侍御周公監斬公適巡嘉興聞　命即還省躬詣獄取直以小肩輿舁至法場直出按察司見官兵聯屬始悟就死地矣臨刑索子至子抱持而泣直以支髻金簪授其子歎曰不意典刑茲土若不勝其怨恨者遂伸頸受刃至死不撓妻子沒入成國公家至今子孫尚在不絕

倭變事略附錄　終



明倭寇始末

谷應泰編

本館據學海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明倭寇始末

明倭寇始末

清　豐潤谷應泰霖蒼編

明代沿海倭亂。劇於中葉。然先已不時告警。可鑑也。洪武二年夏四月。時倭寇出沒海島中。數侵掠蘇州。崇明。殺略居民。刼奪貨財。沿海之地皆患之。太倉衞指揮僉事翁德帥官軍出海捕之。遇于海門之上。幫及其未陣。麾兵衝擊之。斬獲不可勝計。生擒數百人。得其兵器海艘。命擢德指揮副使。其官校賞綺幣白金有差。仍命德領兵往捕未盡諸寇。

三年三月。遣萊州同知趙秩持詔諭日本國王良懷。令革心歸化。日本古倭奴國。在東海中。綰波而宅。自元蒐樂浪底于徐聞、東莞。所通中國處。無慮萬餘里。國君居山城。所統五畿七道三島。爲郡五百七十有三。然皆依水附嶼。大者不過中國一村落而已。戶可七萬。課丁八十八萬三千有奇。自元帥討日本者沒于水。不得志。日本亦不復來貢。至是帝遣使諭降之。

四年冬十月癸巳。日本國王良懷遣其僧祖朝來進表箋貢馬方物。幷僧九人來朝。又送至明州台州被掠男子七十餘人。詔賜文綺答之。　十二月。詔靖海侯吳禎籍方國珍所部溫台慶元三府軍士、及蘭秀山無田糧之民嘗充船戶者。凡十一萬一千七百餘人。隸各衞爲軍。仍禁兵海民不得私出海。時國珍餘黨多入海剽掠故也。禎既至三郡。每挾私意。多引平民爲兵。瀕海大擾。甯海知縣王士宏曰。吾甯

獲死罪。不可誣良民爲兵。卽上封事。詞甚切。上立罷之。

六年春正月。德慶侯廖永忠上言。今北邊遺孽遠遁萬里之外。獨東南倭寇負禽獸之性。時出剽掠。擾瀕海之民。陛下命造海舟。剪捕此寇。以奠生民。德至盛也。然臣竊觀倭彝竄伏海島。因風之便。以肆侵略。來若奔狼。去若驚鳥。臣請令廣洋江陰橫海水軍四衞添造多櫓快船。令將領之。無事則沿海巡徼。以備不虞。倭來則大船薄之。快船逐之。彼欲爲內寇。不可得也。上從之。

七年夏六月。倭寇膠海。靖海侯吳禎率沿海各衞兵捕至琉球大洋。獲倭寇人船。俘送京師。

十三年春正月。胡惟庸謀叛。約日本令伏兵貢艘中。會事覺。悉誅其卒。而發僧使于陝西四川各寺中。示後世不與通。

十七年春正月。倭頻寇浙東。命信國公湯和巡視海上。築山東江南北浙東西海上五十九城。咸置行都司。以備倭爲名。

二十年二月。置兩浙防倭衞所。夏四月戊子。命江夏侯周德興往福建福興漳泉四郡視要害。築海上十六城。籍民爲兵。以防倭寇。增置巡檢司四十有五。分隸諸衞。

二十二年冬十二月。倭寇甯海。尋犯廣東。

二十七年春二月。倭寇浙東。命都督楊文、劉德、商暠巡視兩浙。復命魏國公徐輝祖、安陸侯吳傑往浙訓練海上軍士。同楊文等防倭。秋八月。命吳傑同永定侯張全往廣東訓練海上軍士防倭。冬十月。

倭寇金州

三十一年春二月倭寇山東浙東

永樂元年日本王源道義遣使入貢賜冠服文綺給金印

四年冬十月平江伯陳瑄督海運至遼東舟還值倭于沙門追擊至朝鮮境上焚其舟殺溺死者甚衆

九年春正月丙戌命豐城侯李彬平江伯陳瑄等率浙江福建舟師勦捕海寇　三月中軍都督劉江守遼東不謹斥堠海寇入寨殺邊軍上怒遣人斬江首既而宥之使圖後效　夏五月倭寇浙東

十四年夏五月敕遼東總兵都督劉江及緣海衞所備倭寇相機勦捕　命都督同知蔡福等率兵萬人于山東沿海巡捕倭寇六月倭舟三十二艘泊靖海衞楊村島命福等合山東都司兵擊之　十二月置遼東金州旅順口望海堝左眼右眼三手山西沙洲山頭爪牙山敵臺七所

十五年春正月倭寇浙江松門金鄉平陽　冬十月遣禮部員外郎呂淵等使日本先是帝命太監鄭和等齎賞諭諸海國日本首先歸附詔厚賚之封其鎮山賜勘合百道與之期期十年一貢無何捕倭寇將士寇數十俘獻京師俱日本人羣臣請誅之以正其罪上乃遣淵賜敕切責之

十七年夏六月遼東總兵都督劉江大破倭寇于望海堝先是江巡視各島至金州衞金線島西北望海堝其地特高廣可駐兵千餘詢諸土人云洪武初都督耿忠亦嘗於此築堡備倭離金州城七十餘里凡寇至必先經此實濱海咽喉之地上疏請用石壘堡置烟燉瞭望上從之一日瞭者言東南夜舉火

有光江計寇將至亟遣馬步官軍赴堝上堡備之翼日倭寇二千餘乘海舶直逼堝下登岸魚貫行一賊貌醜惡揮兵率衆勢銳甚江令犒師秣馬略不爲意以郤指揮徐剛伏兵于山下百戶江隆帥壯士潛燒賊船截其歸路乃與之約曰旗舉伏起鳴炮奮擊不用命者以軍法從事既而賊至堝下江被髮舉旗鳴砲伏盡起繼以兩翼竝進賊衆大敗死者橫朴草莽餘衆奔櫻桃園空堡官軍追闐之將士奮勇請入堡勦殺江不許特開西壁以待其奔分兩翼夾擊之生擒數百斬首千餘開有脫走船者又爲隆等所縛無一人逸者凱還將士請曰將軍見敵意思安閒惟飽士馬及臨陣作眞武披髮狀迨賊入堡不殺而縱之何也江曰窮寇遠來必勞且飢我以逸飽待飢勞固治敵之道賊始魚貫而來爲蛇陣故披髮作此狀以鎭服之所以愚士卒之耳目作士卒之銳氣賊既入堡有死而已我師攻之彼必致死未必無傷寇出縱其生路卽闔師必缺之意此固兵法顧諸君未察耳事聞上賜敕褒進封江廣甯伯子孫世襲將士賞賚有差先是元末瀕海鹽起張士誠方國珍餘黨導倭寇出沒海上焚民居掠貨財北自遼東山東南抵閩浙東粵濱海之區無歲不被其害至是爲江所挫斂跡不敢大爲寇然沿海稍稍侵盜亦不能竟絕

正統四年夏四月倭寇浙東先是倭得我勘合方物戎器滿載而東遇官兵矯云入貢我無備卽肆殺掠貢卽不如期守臣幸無事輒請俯順倭情已而備禦漸疏至是倭大舉入桃渚官庾民舍焚劫驅掠少壯發掘冢墓束嬰孩竿上沃以沸湯視其啼號拍手笑樂得孕婦卜度男女刳視中否爲勝負飲酒積

骸如陵于是朝廷下詔備倭命重師守要地增城堡謹斥堠合兵分番屯海上寇盜稍息

嘉靖二年五月日本諸道爭貢大掠甯波沿海諸郡邑鄞人宋素卿者初奔日本正德六年與其國人源永壽來貢其從父澄識之告素卿附倭狀守臣以聞置不問至是其主源義植幼闇不能制命羣臣爭貢各強給符驗左京兆大夫內藝與遣僧宗設右京兆大夫高貢遣僧瑞佐及宋素卿先後至甯波爭長不相下故事番貨至市舶司閱貨及妥坐竝以先後爲序時瑞佐後而素卿狡賄市舶太監先閱佐貨宴又坐設上設不平遂與佐相仇殺太監又以素卿故陰助佐授之兵器而設衆強拒殺不已遂燬嘉賓堂劫東庫遂瑞佐及餘姚江佐奔紹興設追之城下令縛佐出不許乃去沿途殺掠至西霍山洋殺備倭都指揮劉錦千戶張鏜執指揮袁進百戶劉恩又自育玉嶺奔至小山浦殺百戶胡源浙中大震設負固據海粵巡按御史歐珠鎮守太監梁瑤奏聞逮素卿下獄待詆倭自是有輕中國心矣給事中夏言上言倭患起于市舶遂罷之初太祖時雖絕日本而二市舶司不廢市舶故設太倉黃渡尋以近京師改設福建浙江廣東七年罷未幾復設蓋以遷有無之貨省戍守之費禁海賈抑姦商使利權在上也自市舶內臣出稍稍苦之然所當罷者市舶內臣非市舶也至是因言奏悉罷之市舶罷而利權在下奸豪外交內訽海上無甯日矣

四年二月宋素卿伏誅初宗設遁海島不獲獨素卿及瑞佐下獄會朝鮮兵徼海者得其魁仲林望古多羅等三十三人國王李懌奏獻闕下於是發仲林等至浙責與素卿對簿備鞫遣貢先後及符驗眞僞

既悉有司以爰書上請乃論素卿死釋瑞佐還本國
十八年國王源義植復以修貢請許之期以十年人無過百船無過三然諸夷嗜中國貨物人數恆不如約至者率遷延不去每失利云
二十五年倭寇甯台自罷市舶後凡番貨至輒主商家商率爲奸利負其責多者萬金少不下數千索急則避去已而主貴官家而貴官家之負甚于商番人近島坐索其負久之不得乏食乃出沒海上爲盜輒構難有所殺傷貴官家患之欲其急去乃出危言撼當事者謂番人泊近島殺掠人而不出一兵驅之備倭固當如是耶當事者果出師而先陰洩之以爲得利他日貨至且復然如是者久之倭大恨言挾國主貨而來不得直曷歸報必償取爾金寶以歸因盤據島中不去竝海民生計困迫者糾引之失職衣冠士及不得志生儒亦皆與通爲之鄉道時時寇沿海諸郡縣如汪五峰徐碧溪毛海峰之徒皆華人僭稱王號而其宗族妻子田廬皆在籍無恙莫敢誰何巡按浙江御史陳九德請置大臣兼巡浙福海道開軍門治兵捕討聽以軍法從事從之乃以朱紈爲右副都御史巡撫浙江兼攝福興泉漳未至而泊甯波台州諸近島登岸攻掠諸郡邑無算官民廨舍焚燬至數百千區巡按御史裴紳劾防海副使沈瀚守土參議鄭世威因乞敕紈嚴禁泛海通番勾連主藏之徒從之紈乃下令禁海凡雙檣餘艑一切毀之違者斬乃日夜練甲兵嚴糾察數尋舶盜盜淵藪破誅之因上言去外盜易去中國盜難去中國羣盜易去中國衣冠盜難遂鑴暴貴官家渠魁數人姓名請戒論之不報於是福建海道副使

柯喬都司盧鏜捕獲通番九十餘人以上納立決之於演武場一時諸不便者大譁蓋以時通番浙自甯波定海閩自漳州月巷大率屬諸貴官家咸惴惴重足立相與詆誣不休諷御史周亮給事中葉鏜奏改納爲巡視未幾納復上言長嶼諸處大俠林參等號稱刺達總管勾通倭舟入港作亂更有巨奸控造艄艎走賊島爲鄉導蹴海濱鞫論明確宜正典刑章下兵部侍郎詹榮覆奏中國待外裔不以向背責之以昭天地之量納所論坐俱關重乞下都察院覆覈從之于是御史周亮等劾納注措乖方專殺啓釁因及福建防海副使柯喬都指揮使盧鏜黨納擅殺宜置于理帝遂奪納官命還籍聽理遣給事中杜汝禎往福建會巡按御史陳宗夔訊喬等併覈納事汝禎宗夔勘納聽信奸回柯喬盧鏜擅殺無罪皆當死奏下兵部尚書丁汝夔如其議上帝從之命喬鏜繫福建按察司待決納恚自殺士論惜之遂罷巡撫御史不復設

二十年夏四月浙江巡按御史董威宿應參前後請寬海禁下兵部尚書趙錦覆議從之自是舶主土豪益自喜爲奸日甚官司莫敢禁

三十一年夏四月倭寇犯台州破黃巖大掠象山定海諸邑汪直者徽人也以事亡命走海上爲舶主渠魁倭人愛服之倭勇而戇不甚別死生每戰輒赤體提三尺刀舞而前無能捍者其魁則皆浙閩人善設伏能以寡擊衆大羣數千人小羣數百人而推直爲最徐海次之又有毛海峰彭老生不下十餘帥列近洋爲民害至是登岸犯台州破黃巖四散象山定海諸處猖獗日甚知事武偉敗死浙東騷動

秋七月。廷議復設巡視重臣。以都御史王忬提督軍務巡視浙江海道及與洋泉地方。忬巡撫山東。聞命卽日至浙。度所治軍府皆草創。而浙人柔脆不任戰。所受簡書輕。不足督率吏士。乃上疏請假事權。誅賞得便宜。且欲嚴內應之律。寬損傷之條。勦撫勿拘。從之。改巡視爲巡撫。忬乃任參將俞大猷湯克寬爲心膂。徵狼土諸兵及募溫台諸下邑桀黠少年。分隸諸將。布列瀕海各鎭堡。嚴督防禦。浙人恃以無恐云。

三十二年春三月。王忬破倭于普陀諸山。初忬廉知俞大猷、湯克寬材勇。既虛己任之。而都指揮盧鏜坐前都御史朱紈事。尹鳳坐贓累。俱繫獄。忬知其能。奏釋之。以爲別將。亦募兵分帥之。日犒撫激勵。欲得其死力。倭寇汪直等結砦海中普陀諸山。時出近洋襲官軍。忬偵知之。乃夜遣俞大猷帥銳兵先發。而湯克寬以巨艘佐之。徑趨其砦。縱火焚之。倭倉皇免。餘艘走。官軍隨擊。大破之。斬首一百五十餘級。生獲一百四十三人。焚溺死者無算。值颶風發。兵亂。汪直等乘閒率衆逸去。都指揮尹鳳復以閩兵邀擊於表頭北菱諸洋。斬首百餘級。生獲二百餘人。先後以捷聞。賜白金文綺有差。夏四月。汪直毛海等既潰散。剽忽往來不可測。溫台甯紹俱罹其患。參將湯克寬率兵循海堰。護城堡。捕奔軼。斬獲亦相當。于是賊移舟而北。犯蘇松郡二郡素沃饒。賊至捆載而去。有蕭顯者尤桀狡。率勁倭四百餘。屠上海之南匯川沙。逼松江。而軍餘衆圍嘉定太倉。所過殘掠不可言。王忬遣都指揮盧鏜倍道掩擊。斬蕭顯餘衆。復奔入浙。俞大猷等邀殺殆盡。先是吳浙閒人習選愞。而文武大吏復不能以軍法繩下。遂至破昌

國、臨山、衛、乍浦、青村、柘林、吳松江諸衞所、圍海鹽、平湖、餘姚、海甯、上海、太倉、嘉定諸州縣。忻不欲冒功。有所隱沒。隨擊走之。計倭所得。亦不償失。前後俘斬共三千餘級。東南賴之。五月。給事中賀涇奏。謂都根本重地。海洋密邇鎮江。京口乃江淮咽喉。瓜埠儀眞又漕運門戶。請設總兵駐鎮江。從之。秋七月。太平府同知陳璋敗倭于獨山。斬首千餘。餘衆浮海東遁。冬十月。倭寇太倉州。攻城不克。分掠鄰境。有失舟倭三百人。突至平湖海甯等縣。自獨山之敗。倭東遁。江南稍甯。惟崇明南沿失風者。凡三百人。不能去。總兵湯克寬及僉事任环。留兵守之。环屬兵三百。皆新募。勵以必死。不入與家人訣。爲書赴之而去。親介胄臨陣士。無敢不用命者。环敝衣芒履。與士雜行伍。依草舍閒嚙糒飲水。同甘苦。至是相守不下。賊潛出沒。环常夜追之。出其前後。宰夫佩恐有失。衣环衣。介馬而馳。故賊不知所取。环嘗匿溝中。賊過之。不知。匿至明。士始得之。又遇矢石。士以死捍环。环被傷。之至水濱。梁已徹。丈餘。超而過。追急。宰夫曳縴之。死焉。环求其首爲流涕。親酬之。相拒數月不克。克寬復督邳漳等兵擊之。敗績。失亡四百人。官軍疫。不能攻。乃開壁東南隅。倭遂潰圍出。掠蘇松各州縣。百餘人由華亭縣濼缺登岸。流劫至木涇金山衞。移舟泊寶山。克寬引舟師迎擊。及於高家窰。毀其舟。斬七十三級。生擒十四人。倭別隊失風至興化。殺千戶葉臣卿。知府黃士宏。指揮張擊殲之。時沿海諸奸民。乘勢流劫。眞倭不過十之二三。

十三年三月。倭自太倉潰圍出。乃掠民舟入海。趨江北。大掠通州。如皐、海門諸州縣。復焚掠鹽場。有漂入

青徐界者山東大震。改王忬爲右副都御史巡撫大同。以徐州兵備副使李天寵代之。忬在浙江。荐盧鏜、釋柯喬激勵諸將。鄧城、劉堂、孫敖等爭奮逐北。以死綏著節。復廣爲偵剩。凡沿海大猾爲倭内主者。悉擊之。按覆其家。自是倭不復知中國虛實。與所從向往而餘艘在海中者。亦無以裁衆火藥通往食。食盡自遁。又行視諸郡邑未城者。計寇緩急。次第城之。凡三十餘所。杭州官吏以烽火不時發。日集坊民登陴守。多怨苦。忬曰。吾斥堠明。無慮。勿及。余何先敵受困耶。令罷之。一郡皆歡。至是去。以徐州兵備副使李天寵爲僉都御史代忬。忬去而浙復不甯矣。初忬荐盧鏜爲參將。鎮閩。閩人故忌鏜。劾鏜兇險不可用。罷之。而沿海大猾且言忬令大猷搗巢。非計。欲搖動忬。忬不爲動。已而南京各官復荐鏜。乃用鏜爲參將。而以俞大猷爲浙直總兵。以南京兵部尚書張經總督浙福南畿軍務。時朝議方徵狼土兵。則倭以經嘗總督兩廣。有威惠。爲狼土所戴服。故用之。敕令節制天下之半。便宜從事。開府置幕。自辟參佐。經亦慷慨自負。中外忻然。謂倭寇不足平。夏四月。倭寇自海鹽趨嘉興。參將盧鏜禦之。稍卻。次日復戰於孟宗堰。伏發。殺官軍四百人。溺死無算。都司周應禎等死之。賊乘勝入據石界由分兵四掠。攻嘉興府城。副使陳宗夔帥兵禦卻之。焚其舟。賊遁入乍浦。與長沙灣寇合。犯海甯諸縣。既而東掠入海。至崇明。夜襲破莫城。知縣唐一岑死之。倭自崇明進薄蘇州。大掠六月。倭自吳江掠嘉興。都指揮夏光禦之。背王江涇而陣。倭鼓譟而前。我兵大潰。光急入舟中。流矢溺死。蘇州倭寇至嘉善。轉掠松江。出海總兵俞大猷擊敗之于吳松。所擒七人。斬二十三級。八月倭寇自嘉興還屯採淘港、柘林諸處。進

薄嘉定會募兵參將李逢時、許國以山東民槍手六千人至。與賊遇于新涇橋。逢時率麾下先進。敗之。賊退據羅店。官軍追及之。斬八十餘人。許國恨逢時與同事不約己。乃別從閒道擊賊。欲分逢時功。追至採淘港。乘勝深入。伏起大潰。溺水死者千人。指揮劉勇等死之。工部侍郎趙文華上言。倭寇猖獗。請禱祀東海以鎮之。帝命往祀。兼都察沿海軍務。文華至浙。凌轢官吏。公私告擾。益無甯日。

三十四年柘林倭奪舟犯乍浦海甯。攻陷崇德。轉掠塘西、新市、橫塘、雙林、烏鎮、菱湖諸鎮。杭城數十里外、流血成川。巡撫李天寵束手無策。惟募人繕城。自燒附郭民居而已。張經駐嘉興。援兵亦不時至。副使阮鶚僉事王詢竭力禦之。僅免失陷。致仕僉都御史張濂目擊時事痛之。乃上言。臣本杭人。頃復家居五載。頗知海寇始末。始以海禁乍嚴。遂至猖獗。而督撫因循玩愒。養成賊勢。夫堂堂會城。閉門旬日。已有垂破之勢。徒以意得志滿而去。更無一兵一旅阻其去來。賊寇野心。欲如谿壑。能保其不復至哉。臣恐其賊退之後。人復收拾傷殘首級。虛張功次。以欺陛下。仍有從而庇之者。則罰罪之典。又移而爲賞功之命矣。臣寓父母之邦。同舟共濟。志惟切于報君。嫌何避于出位。敢以三策爲陛下陳之。一曰軍法以作積弱之氣。士惟力戰而後克敵。亦惟畏法而後力戰。今江南非無義勇也。迎敵九死。退走十生。何怪其有退而無進哉。軍法之行。不在行陣而在平時。誠得必死之士萬夫。海寇百萬。不足平矣。一曰選民兵以收必勝之功。夫江南衞所。已成虛設。地方有急。輒假外兵。糊口而來。原非義勇。掉臂而去。莫可勾查。臣愚以爲莫如盡散調募之兵。專責州縣立保伍。更番較閱。期于不擾。一遇有警。按籍而呼。共

保身家。寇小至。則率衆以攻之。大至。則堅壁以守之。一曰復海市以散從賊之黨。夫海市舊制。原非創設。向使瀕海之軍衞如故。則市舶未害爲也。惟武備曰弛。不能制變。而後海禁漸嚴。倭寇乏食。海寇由之以起。惟軍民既練。寇掠則懼遭斬獲。交易則可保首領。彼雖至愚。必不以彼易此。然後相機稍復海市之舊。不惟散已聚之黨。而瀕海窮民。假此爲生。又足以收未潰之人心。　夏四月。廣西田州土官婦瓦氏引狼土兵至蘇州。總督張經分隸總兵俞大猷等殺賊。時倭據川沙窪柘林爲巢。經多涉春。新倭日至。地方甚恐。聞狼兵至。人心稍安。賊分衆三千過金山衞。俞大猷遣游擊白泫及瓦氏兵邀之。稍有斬獲。趙文華至松江。因爲狼兵可用。厚犒之。使擊賊。至漕涇。遇倭數百人。戰不勝。頭目鍾富、黃維等十四人俱死。失亡甚衆。於是賊知狼兵不足畏。復縱掠如故。　倭犯江北淮揚諸處。前後由通州之餘東場、海門之東夾港登岸。流劫狼山利河諸鎮。呂四餘西諸場。復突入通州南門。燒民屋二十餘間而去。三丈浦倭賊分掠常熟江陰村鎮。兵備任坏督保靖土兵及知縣王秩、統兵三千攻其巢。破之。賊奔江陰川沙窪。駕舟出海。官兵縱火焚其巢。賊兵一至。戚家墩游擊白泫、劉恩邀獲之。江陰賊亦出江東遁。

五月。張經破倭於王江涇還。經及巡撫都御史李天寵俱下詔獄論死。初經至浙中。用將佐何卿、沈希儀輩名位已抗。驕不爲用。而新拔士又慄猾不任兵。所徵田州兵瓦氏山東槍手。俱不受律。連戰敗衂。望大損。侍郎趙文華出視師。頤指凌經。經自以大臣位出文華上。文華恚。則連疏劾經。謂其才足辦賊。特以閩人避賊讎。故縱賊耳。帝大怒。會臺諫亦有言者。趣官校逮捕經。時倭寇自柘林犯嘉興。經遣

參相盧鏜督狼土兵水陸攻之。大敗賊于石塘灣。賊北走平望。俞大猷邀擊。奔平望。至王江涇。永順宣慰官舍彭翼南攻其前。保靖宣慰使彭盡臣躡其後。遂大敗之。斬首二千級。溺死者稱是。餘衆奔柘林。縱火焚其巢。駕舟二百餘艘。出海遁。自有倭患來。此爲戰功第一。而文華論經之疏已上矣。捷聞兵科言。宜置經平倭以自贖。不聽。幷李天寵、湯克寬俱逮至京。以縱寇論死。文華既疏劾經。奏以巡按御史胡宗憲爲僉都御史。代天寵巡撫。而以周珫代經。未幾。復罷珫。以南京戶部侍郎楊宣爲總督。倭寇自海洋突犯蘇州。南京都督周于德來援。一戰而敗。鎭撫蘇憲臣被殺。賊中分其衆。一由齊門撞馬頭而北。轉掠滸墅關、長洲五都地。一由胥門木瀆而南。轉掠吳縣橫鎭。蔓延常熟、江陰、無錫之境。出入太湖。莫能禦者。御史屠仲律上言。宜守平陽港拒黃花澳。據海門之險。則不得犯溫台。塞甯海關。絕湖口灣。遏三江之口。則不得窺甯紹。扼羲子門。則不得近杭州。防吳淞江。備劉家河。則不得掩蘇松。嘉興責江南守令以訓練土兵。保全境內爲殿最。沿海沙氏鹽徒及打生手宜收錄。併力禦賊。詔從之。　川沙窪倭賊犯閘港。周浦僉事董邦政遊擊周藩擊之。遇賊驚潰。藩被創死。賊屯石塘（橋）流劫崑山、石浦。六月倭寇蘇常諸縣。常熟知縣王秩。江陰知縣錢錞及居鄉參政錢泮各督士民出禦。力屈死之。旋復寇蘇州。民爭入。攀門不啓。號呼震野。乘陣者望之嘆。攀援者上。又絕而下。任環還自儀眞。曰。奈何坐視之。縱有覘謀。我在無患也。乃出辟門令。男女以列進。所活蓋數萬人。復率解明道兵江城力戰。賊退入太湖。遺舟師邀之。乃棄所獲逸去。坏以功進副使。坏復擊賊馬跡山。閘逃倭嘉定。民家投火熱之。盡死。既

而坏有親喪。詔留之。任事如故。八月倭賊百餘。自上虞爵谿所登岸。犯會稽高埠。奪民居據之。知府劉錫、千戶徐子懿圍之。賊潛縛木筏。由東河夜渡。潰圍而出。居鄉御史錢鯨遣於蟹浦見殺。賊自杭州西掠於潛、昌化至處州、淳安。以浙兵迫急。突入歙縣。流劫至南陵。趨太平。操江兵扼之。賊引而東。犯江甯鎮。指揮朱襄率勇士數百人御之。是時賊已至板橋。襄等不知。方袒裼縱酒。突遇盡爲所殲。遂由安德鳳臺夾岡沿鄉搶掠。趨秣陵關時。應天府推官羅節卿、指揮徐承宗率兵千人守關。望風奔潰。賊過關而去。自南京出秣陵。流劫溧水、溧陽。趨宜興、無錫。一晝夜奔一百八十里。至澄墅關南直巡撫曹邦輔慮與柘林賊合。且爲大患。乃親督兵備王崇古會集各部兵扼其東路。四面蹙之。隨地與戰。親召僉事董邦政、指揮樓宇以沙兵助勦。一戰斬首十九級。賊始卻奔吳舍。欲走太湖。覺之追及于楊家橋。盡殲其衆。賊自紹興高流劫杭嚴徽甯太平都犯南六埠。七十人。經行數千里。殺傷無慮四五千人。歷八十餘日始滅。邦輔以捷聞。歸功僉事邦政。時趙文華聞寇且滅。欲攘功。急趨赴之。比奏。則邦輔已先之。文華怒。會柘林賊進據陶家港。文華乃悉簡浙兵。得四千人。文華及胡宗憲親將之。營於松江之磚橋。約邦輔以直兵會勦。浙兵分四道。直兵分三道。東西竝進。賊悉銳衝。浙兵諸營皆潰。損失軍十千餘人。直兵亦陷賊伏中。死者二百餘人。賊勢大張。文華恨邦輔至是乃以罪委之。及僉事邦政。詔下邦政總督逮問。既而刑科給事中孫濬言。後期之罪。不在直兵。今蘇松士民交稱邦輔實心任事。而流劫留都之倭。又爲邦輔所滅。功績顯然。遽請罪斥。文華非是。兵科給事中夏栻亦言之。上乃申飭文華。秉公視

師以圖大效已而邦政及指揮樓宇賞竟不及文華惡之也邦輔旋亦謫戍邊巡按直隸御史張雲路爲論奏不報十一月止徵狠土諸兵土兵瓦氏等至浙驕悍不受約束所過殘掠百姓苦之於是總督楊宜力請止徵從之命兩廣督臣隨路止之閏十一月給事中孫濬上言防倭諸臣既有巡撫總兵又有總督及都察院重臣事權不一牽掣靡定迄無成功兵部覆奏諸臣職守督察主竭忠討寇實數布聞總督主徵集官兵指授方略巡撫主設理軍務措置粮餉總兵主設法教練身親戰陳至于有司責在保安地方固守城隍帝然之命行諸臣各遵敕諭施行十二月趙文華疏乞還京許之文華初奉命至浙適狠兵瓦氏等至知倭厚畜銳意請戰文華惑之亟趨張經進戰不得則上書痛詆經被逮代經者周珫楊宜皆無遠略賊勢益熾及瓦氏戰敗攻陶宅餘倭復大衄始知賊未易圖有歸志至是川兵破周浦賊俞大猷復有海洋之捷文華遽言水陸成功請還然是時海洋回倭泊浦東川沙窪舊巢及嘉定高橋皆倭據如故副使任环率永順保靖土兵勦新場倭寇時賊衆二千人皆伏不出而詐令人舉火于數里外若將引去者上舍彭翅先入嘗之不見一人於是頭目田汝田豐等爭入伏發皆死之賊豕突去未幾復攻上海环以輕兵三百及之擊敗于五里橋習家墳又以兵援崑山而身閒行抵太倉毛家葛隆諸屯賊方會集治攻具衝梯隊道內薄而登环率死士飛刃砍之連碎其首矢石交下相殺傷甚衆又絙兵下突而前賊漸氣奪遂棄委走环既居憂哀毀又積苦兵閒疾作卒

三十五年春正月巡按御史周如斗參總督梅宜提督曹邦輔輕率寡謀致川兵敗于東溝苗兵敗於新

場。東兵敗于四橋。乞罷黜。時上深以南寇爲憂。疑趙文華言。餘寇將滅爲不實。屢問大學士嵩。嵩曲爲營解。上意終不釋。文華懼。因言餘寇指日可滅。督撫非人。一敗塗地。皆因吏部尚書李默恨臣。前歲劾其同鄉張經。思爲報服。臣繼論曹邦輔。則嗾給事爰栻、孫濬媒孽臣。及胡宗憲黨罟邦輔浙直總督。又不用宗憲。而用王詰。然則東南塗炭。何時可解。陛下宵旰。何時可釋也。默因得罪。宜削籍爲民。邦輔亦被逮罷。王詰以宗憲爲兵部侍郎兼僉都御史。夏四月。倭薄温州。同知黃釗馳檄出迎擊。被執。倭欲還之。索王合爲贖。釗罵之不置。倭磔殺之。　江北倭流劫至固山山北等港。無爲州同知齊恩率舟師迎戰。敗之。斬首百餘級。恩長子尚文、次子首叔仲寔。弟寶榮。謙姪愼寅。友良大卿。孫童俱在行間。嵩年十八。驍勇善射。獨前追賊。至安港。恩等從之。伏發。恩及其家丁錢鳳等二十一人力戰。皆死之。獨嵩、愼寅三人得脫。賊遂乘勝至金山。殺鎮江千戶沈宗玉。王世良于江中。　倭率衆數千。自乍浦入。欲犯杭州。遊擊將宗禮帥兵九百禦之。逆戰于皁角林。分左右翼夾擊。三戰三捷。獲首功七十餘級。賊首徐海等皆辟易。稱爲神兵。會橋陷。軍潰。禮與鎮撫侯槐何衡義官霍貫道力戰。俱陷陣死之。禮驍勇敢戰。所部箭手三千人皆壯士。事聞。贈卹有差。　總督胡宗憲奏遣生員蔣洲、胡可願。使倭砦。傳諭渠魁。令無犯順。從之。已而可願等還。言倭渠欲通貢市。宗憲以聞。下兵部集議。不可。乃止。　倭閣巡撫阮鶚於桐鄉。初鶚督學浙江。開武林門納難民。全活數萬人。超擢巡撫。方倭之寇嘉興也。鶚議主剿。而胡宗憲議主撫。不相能。倭自嘉興轉寇桐鄉。氛益銳。去來實徐海麻葉領之。陳東附爲東薩摩王弟書記也。宗憲謀

閒之。遣辯士說海。海心動。私語桐鄉守兵曰。吾已款督府矣。城東門陳黨善備之。是夕。海道崇德而西。東方急攻桐鄉。宗憲說海縛麻葉。因僞爲麻葉書。致東令圖海。故達海所。東海中自疑。始解圍去。一五月御史邵惟忠上言。倭薄通州。圍未解。餘衆自狼山轉掠瀕江諸郡縣。而瓜儀爲留都門戶。鎮常爲乃漕運咽喉。不可視爲緩圖。宜大集兵。敕諸臣戮力靖亂。下兵部議。請調河南睢陳及山東八衞陝西延綏兵。及徐沛募兵。敕遣才望大臣一人總督。以爲犄角。保障留都。帝然之。已命兵部侍郎沈良才矣。嚴嵩揣知上覺趙文華欺罔。且見譴。乃令文華自以其意請復視師。嵩爲言良才不勝任。江南人引領俟文華至。上乃止良才。命文華以工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總督浙福直隸軍務。文華既至浙。假監督權。凌脅百官。搜括庫藏百萬計。兩浙江淮閩廣所在徵兵集餉。留漕粟。除金帑。給鹽課。迫富民脫凶惡浪。授官職。于是外寇未甯。而內憂益甚。六月倭入慈谿縣。知縣柳東伯亡。初王忬在浙。計城各邑未城者。慈谿士人獨持不可。至是倭衆大至。知縣不知所禦。攜印組亡去。殘殺民人無算。而縉紳尤甚。始悔失計。東伯失守當坐死。以無城可憑。削籍爲民。省祭官杜槐與其父文明率兵追敗倭于王家團。海道劉起宗委防餘姚慈谿定海。未幾。與賊遇于白沙。一日三戰。殺賊三十餘人。斬一其帥槐。被創墜馬死。文明別將兵擊倭于演武場。斬白眉倭帥一。從七生擒二。倭驚遁。呼爲杜將軍。已而追至奉化楓樹嶺。以兵少無繼。陷陣死。倭薄海鹽。指揮徐行健。程祿。百戶方存仁。逆戰。死之。八月。海寇徐海伏誅。初胡宗憲以簪珥遺徐海。侍女翠翹。綠珠。令日夜說海。縛陳東以報朝廷。海且感。而趙文華方治兵擊海。宗

憲佯曰彼且縛陳東何戰爲海果賂薩摩王弟縛東以獻於是海勢日孤海自念數有功又信羅龍文誘約八月入謁督府于平湖海先期以數百人冑而入宗憲文華鶚坐堂上海等叩罪復謝宗憲宗憲下堂擘其頂曰朝廷且赦若愼勿再虞厚犒遣之海既出知官兵大集自疑宗憲使使諭之曰官兵防東黨爾毋恐海請居東沈莊陳東居西沈莊又令東詐爲書遺其黨曰海約官兵夾勦汝矣東黨果疑相攻海令裨將辛五郎歸島宗憲密遣盧鏜計擒之文華調兵六千既集移營薄沈莊督之急宗憲猶是憐海不欲遽戰文華迫之宗憲乃下令與總兵俞大猷整師前進海知事變掘深塹自守柵數重官兵望之不敢入阮鶚檄趨之大猷乃從海鹽進攻東沈莊破之又追擊于梁莊會大風縱火諸軍鼓譟乘之賊大潰斬獲一千六百餘級海倉皇溺水死引出斬其首浙直海寇平海故杭之虎跑寺僧雄海上稱天差平海大將軍至是捷書上文華皆襲爲己有帝命械擊首惡至京正法時浙東仙居浙西相鄉二寇略平其分掠海門者把總張成敗之江北寇流入常鎮者總兵徐玨敗之蘇松甯紹相繼告捷兵部奏文華功帝從之降敕令文華還京論平倭功加文華太保宗憲右都御史各任一子錦衣千戶餘陞賞有差倭俘馘葉陳東等械繫至京禮兵部請獻俘從之羣臣俱賀時倭略平惟舟山賊據險結巢未下官兵坏守之不能克諸狼土兵俱已遣歸而川貴兵六十人始至胡宗憲方兩防春汛隸俞大猷經營舟山之賊會夜大雪大猷乃督兵四面攻之賊悉銳出敵官軍競進賊敗歸乃以梭籤捲火擲之賊四散潰出斬首一百四十餘級餘悉焚死

三十六年冬十一月海寇汪直伏誅徐海等既死汪直復糾衆三千餘人甯波岑港大掠四境汪直、徽人也宗憲亦徽人乃以金帛厚賂誘之云若降吾以若爲都督置海上通互市乃迎直母與其子入杭厚撫之而奏遣生員蔣洲往諭與之盟直信之遂自奮言能肅清海波贖死命與其黨毛海峰、葉碧川等從蔣洲來杭州洲至而直未至人疑其詐巡按周斯盛請罷貢罪洲于是逮洲獄洲乃陳諭倭始末及言直以誠來其未至必風阻耳已而直果乘巨舟遣頭目數十人隨來泊舟定海蓋初舟實爲颶風所損也宗憲使人招直直願見洲洲方對理疑其觖望不遣遣戶夏正質其舟直素與正善不疑遂詣軍門請罪具言自效狀宗憲待以賓禮使指揮爲其館主給與夫出入復出蔬米酒肉供餽其舟人日費數百金且交質爲信因具狀聞請赦之科臣王國禎力持不可疏入謂直元兇不可赦宗憲乃密檄按察司收直等斬之論平倭功加宗憲太子太保餘皆遷賞然直雖就誅而三千人皆直死士無所歸益恚恨復大亂

三十七年春二月倭犯潮州之鮀浦攻蓬州千戶所僉事萬仲分部水陸兵馬東西哨攻之臨敵而哨兵皆潰領哨千戶魏岳、高洪俱死尋犯福州巡撫阮鶚不能禦取庫銀數萬兩賂之以新造大舟六艘俾載而去夏四月倭掠台州臨海之三石鎮約數千人總督胡宗憲擊走之　倭攻福清破之執知縣葉宗文、舉人陳見率家童禦戰不克與訓導鄔中涵俱罵賊死五月自海口出港參將尹鳳引舟師擊之沈其舟七斬首六十餘級生擒七人餘衆遁去鳳追擊東洛外洋復敗之銃傷及溺水死者甚衆福與

患少熄。倭攻惠安。知縣林咸乘城禦之。攻五晝夜。不克。丁壯死者數百人。倭亦失亡相當。乃引去。咸率兵擊倭鴨山。乘勝追奔。陷伏中。死之。倭分犯同安、長樂、漳泉諸處。秋七月。以浙江岑港海寇未平。詔奪總兵俞大猷參將戚繼光職。期一月蕩平。命胡宗憲督之。初宗憲遣毛海峰誘降汪直。直至下獄。海峰遂與倭目善妙等五百餘人。燒船登岸。列柵舟山。阻岑港而守。官軍四面圍之。屢斬獲。然海中數苦毒霧。賊憑高死鬬。先登者多陷沒。新倭復大至。冬十月。岑港倭移巢柯梅。胡宗憲屢督兵討之。不能克。兵備副使谷嶠捍禦海上。屢破倭。制府以捷聞。進山東參政。

三十八年春三月。倭寇自象山河金纜井諸處。焚舟登岸。海道副使譚綸與賊戰于馬岡。敗之。斬首七十級。總督胡宗憲上言。舟山殘孽。移住柯梅。卽其焚巢夜徙。力已窮蹙。勢易成擒。而總兵俞大猷、參將黎鵬舉遨擊不力。縱之南奔。播害閩廣。宜加重治。上命逮大猷鵬舉。至京訊治。時人言籍籍。謂倭之開洋也。宗憲實陰遣之。倭南行泊浯嶼。焚掠居民。由是福建人大譟。謂宗憲嫁禍御史李瑚。數其三大罪。瑚與大猷俱福建人。宗憲疑大猷漏言。故委罪以自掩。而大猷不善滑刺。素不爲嚴世蕃所喜。故有是逮。廷臣惜大猷才。共假貸得三千金餽世蕃。不死。罷職。發大同立功。夏四月。倭北趨通州。總兵鄧成禦之。不利。指揮張容被殺。倭進據白浦鎮。兵備副使劉景韶以遊擊邱陞擊白浦于丁堰。如皋海門三戰三捷。賊謀犯楊州。景韶復督陞等以火攻其老營。擊敗之。焚死二百人。賊逸入潘家莊。盡銳攻之。先後斬首二百餘級。初賊自南沙登岸。犯通州。至是勦絕。

廟灣倭合衆攻淮安。參將曹克新禦之。戰

于姚家蕩。自寅至甲。大敗之。斬首四百七十級。賊遁入姚莊。縱火焚莊死者二百七十人。賊退入廟灣拒守。劉景韶督兵擊倭於印莊。斬首四十級。賊西走。次日復戰于新州。賊遁入民莊。我兵以火攻之。凡再戰。斬首二百六十級。賊悉焚死。無一人脫者。時江北流倭悉殄。惟廟灣據險固守。不出。五月江北兵攻倭于廟灣。衝其巢。斬首四千。我兵死傷過當。復退守之。時賊營甚固。巡撫李遂以我軍鼓戰而疲。宜圍守之。賊乏食。且水陸斷其行道。可收全勝。通政唐順之以爲玩寇。乃自擐甲持矛麾兵以進。屢挑戰。賊終不出。遂督兵入險。賊盡銳東西衝殺。傷相當。自是復稍稍出掠覓舟。爲走計矣。順之知失計。乃駕言經略三川沙倭南去。逾月。倭困廟灣既久。劉景韶督卒填壕塹。逼壘而陣。令水兵載葦焚其舟。復水陸進擊。倭潛遁入舟。官兵進據其巢。追奔至瑕子港。斬獲頗多。餘倭無幾。不復能戰。乘風開洋而去。

福建新倭大至。多齎攻具。先攻福甯、連江、羅源。流劫各鄉。進攻福州。不克。移攻福安。破之。參將黎鵬舉以舟師擊倭於海中七星山屏風嶼。斬首六十七級。生擒六十八人。時沿海長樂福清等境。皆有倭舟。廣東流倭往來詔安漳浦閒。浙江舟山倭移舟南來者。尙屯浯嶼。福州漳泉無地非倭矣。舟山倭屯浯嶼經年。至是乃開洋去。其毛海峰者。復移衆南粵。建屋而居。永福倭移舟出梅花洋。參將尹鳳擊敗之。巡按樊獻科請趨胡宗憲應援。未及行。巡撫阮鶚往勦之。倭稍創。

六月。倭衆別部二十餘艘。屯崇明三川沙。總督胡宗憲檄總兵盧鏜帥師攻破之。前後斬首百餘遁去。宗憲以捷、兼言唐順之贊畫功。擢僉都御史。秋七月。三川沙倭突犯江北。由海門縣七星港登岸。流劫過金沙西亭。將犯揚州。參將邱陞

禦之。戰于中家莊。賊敗走仲家園。復追至鍋圍。陞輕騎先進。賊覘無後繼。盡銳來衝。陞馬蹶被殺。已而官軍大至。賊遁。八月倭自鄧家莊敗後。沿沒覓舟不得。官軍尾之于留家橋、白駒沙諸處。倭餒甚奔莊。我兵圍之。時劉顯兵至。先登各營繼進。縱火衝擊。破其巢。斬首二百餘。賊奔白駒沙。追擊。又敗之于七竈莊花墩。共斬首四百餘。賊盡殄焉。顯驍勇敢戰。江北軍悉屬顯節制。故有功。

三十九年春二月。倭寇六千餘人。流劫潮州等處。時浙直倭患稍息。而閩廣警報至日。五月。加胡宗憲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

四十一年春三月。泉州指揮歐陽深率兵擊倭破之。生擒江一峯。泉寇稍甯。倭陷福建永甯衞。大掠數日而去。復攻永甯城破之。大殺。城中軍民焚燬幾盡。冬十一月。逮總督兵部尚書胡宗憲削籍。從給事中陸鳳儀之言也。獄具。罷浙閩總督大臣。設右僉都御史巡撫其地。

四十二年五月。復逮胡宗憲詣京。宗憲自殺。是時大計京官。復有言宗憲未盡法者。有旨逮治。宗憲至京自殺。宗憲在浙中。與趙文華同事。文華退懦不敢前。宗憲輒自臨陣。戎服立矢石間。督戰。方倭圍杭時。宗憲親登城臨視。俯身堞外。三司皆股慄。懼爲流矢所加。宗憲恬然視之。殲徐海汪直皆有功。然稍稍事文華。又握權太重。勳臣總兵者由掖門通謁庭拜。巡撫悉聽節制。如三邊例。宗憲才得而禍機亦萌此矣。上好元修。宗憲進白鹿稱賀。大學士嵩北之會嵩敗被逮。時歸安茅坤上書頌其冤。冬十月。倭犯福建。其自浙之温州來者。合福建連江賊登岸。攻陷壽甯政和、甯德等縣。自廣之南島來者。合福清

長樂賊攻陷元鍾所蔓延及于龍巖、松溪、大田、古田之境無非賊者。初浙江參將戚繼光既連破賊于林墩等處。閩之宿寇盡平。繼光引兵還浙。遇倭自福清東營島登岸、麾兵擊之。斬首百八十級。遂行。而倭至者日衆。始犯邵武。殺指揮齊天祥。轉掠羅源、連江。殺遊擊倪祿。遂攻元鍾所城及甯德縣入之。乘勝直抵興化府城。不克。乃合兵薄城下。圍之且匝月。巡撫游震得以狀聞。請調義烏兵以繼光統之。起丁憂參政譚綸與都督劉總兵俞大猷協力共濟。上從之。十一月。劉顯率兵援興化。顯大兵由江西勦廣寇。所提入閩率不及七百人。且疲屢戰。倭新至。氣甚銳。顯知不敵。乃去府城三十里。隔一江。按兵不至。欲掩逗撓之罪。遣五率齎文詣府。約欲率兵赴城禦敵。賊獲五率殺之。用其職銜。僞爲顯文。克期入城。約城中勿舉火作聲。恐賊驚覺。詐以五人爲劉率齎入至期。賊陽稱顯兵入城。人莫之疑。賊既大入。猝起。格殺城中驚亂。參政翁時器、參將畢高、倉皇縋城走。同知吳時亮被殺。賊遂據城中三閱月。殺掠焚燬。顯卒乘亂擾之。參政王鳳靈妻竟爲顯掠去。賊既飽欲。始如平海衛。欲掠舟泛海去。十二月。倭結巢崎頭城、與都指揮歐陽深相拒。久之不出。深望見兵少輕之。直前挑戰。伏發。深與其下數百人皆戰死。賊乘勝陷平海衛。事聞。罷巡撫游震。逮參將翁時器。參將畢高。劉顯坐觀望不救。立功自贖。倭引兵出海。把總許潮光以輕舟抄之。賊還屯平海衛。副總兵戚繼光督浙兵至福建。與劉顯、俞大猷合擊倭于平海衛。大破殲之。斬首二千二百級。墮崖溺死者無算。福州以南諸寇悉平。

四十三年春二月。舊倭萬餘攻仙遊。圍之三月。戚繼光引兵馳赴之。大戰城下。賊敗趨同安。繼光麾兵追

至王倉坪。斬首數百。餘衆奔漳浦。繼光督各哨兵入賊巢。擒斬略盡。閩寇悉平。其得出者逸出境。至廣東潮州。俞大猷又截殺之。幾無遺類。初倭既自浙創歸。嘗一犯淮揚。吳越皆不利。遂巢閩中。首尾七八載。所破城十餘。掠子女財物數百萬。官軍吏民戰及俘死者不下十餘萬。雖時有勝負。而轉漕軍食。天下騷動。至是倭患始息。

島夷卉服。首見禹貢。秦漢以來。罕被倭患。蓋以其俗愛鮮華。地多饒沃。五州七道三島。五百七十三郡。率皆樂土。環以大海。君臣自保。不憂慕中國也。若乃海王充牣。居民仰食。雲帆所指。有無懋遷。則又彼此咸賴。高帝時士誠、友定遺孽。竄伏北邊。南粵歲被創殘。已而通謀逆臣。伏兵市舶。帝乃閉關謝貢。示弗復通。然而創設市舶。互市不絕。計深遠也。後世識慮迂拘。放失舊典。初開橫海。旋棄珠崖。民競刀錐。吏鮮保障。秦關夜柝。楚吏晨疆。勇士蹈險。貪夫忘生。於是內地奸民。勾引潛深。海邦貴倖。藏匿不可勝計矣。貧民勢家。黷貨負直。窮彝困頓。進退咨且。逃生水國。求食波臣。邊吏戒心。搜捕始急。於是沿海不逞之徒。陳涉力耕。怨家日衆。黃巢下第。憤恚思兵。稍稍收聚倭裔。窺竊上國矣。朱紈下車。不畏彊禦。窮治黨與。少所報聞。夫廣漢索酤。先求魏相。李膺破柱。不避黃門。政求亂本。雖得河源。福發朝堂。意悲虎尾。紈死而朝貴與海逋交相賀也。代臣畏禍。海禁復弛。浙東再亂。王忬出督。援大猷于偏裨。出盧鏜于獄中。普陀一戰。幾殲渠帥。游魂四潰。旋掠江南。而忤隨處邀擊。頗多斬獲。括乃代頗。騎還易毅。大功不終。自古悲歎。此闖外有遙制之憂。中樞失內贊之力也。嗣是天寵握兵。乃棘門之兒戲。文華祀海。實天雄之誦經。倭患愈劇。張經再出。經以功在銅柱。因而偃蹇凌轢。度亦自大。四夫耳。然視視事一月。指揮羣帥。王江涇之捷。賊兵宵遁。太史稱其兵驕將悍。或亦讒人之蜚語。獄吏之深文也。文華行譖。檻車入國。蓋左豐求賂。盧植徵還。張讓交通。王允下獄。自古未有小人同事而得劓制成功者。胡宗憲曲意主撫。因勦成功。賄斬徐海。誘擒汪直。安武誘叔。李廣誅降。長致恨于封侯。空銜悲于賜劍。憲雖引刀。應無

顏見二賊于地下也。憲才望頗隆。氣節小貶。側身嚴趙。卵翼成功。耿秉因竇憲勒勳。杜預事朝貴甚謹。封疆之吏。固應折節乃爾耶。倭寇披猖禍三省。任坏效命。留都俞大猷、兩浙戚繼光、閩馳閩海。類皆大國干城。足以滅此朝食。而乃大戮亟行。更張不一。事權牽制。流毒生民。九閽無金城之任。分宜少裴度之忠。羣賢陷喪。國事凌彝。固其宜也。中丞張濂。家居省會。身在圍城。訟言時事。涕淚交頤。觀其疏中所稱殘難民之首。以償縱寇之功。而督撫可知。移罰罪之典。爲賞功之命。而筦樞可知。軍法不重。人無死志。客兵掉臂。士無鬬心。而卒伍可知。嗚呼。鄭監陳圖。莫救當時之新法。然而睢陽劉在。已成今日之爰書矣。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倭變事略及其他一種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張